

桐城吳先生全書

14  
770  
2





17  
17  
(2)

類  
無

王  
楷  
漢



圖



門 1 4  
號 770  
卷 2



易說第二冊  
咸之象自古以親迎為說故大子擬之為迎荀子云易  
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  
迎之道重始也然咸之義廣不惟非夫婦一事所能盡  
亦并不止荀所稱聘士之義而已也繇云亨利貞者為  
允感者言之象云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皆是也下  
則隨舉一事以證之故曰取女吉與噬嗑言利用獄離  
言畜牝牛同義卦不專取此也六爻之詞則又別取人



身為象亦舉其一端以明之爻之義亦不盡於人身也  
胡一桂乃云卦取昏姻爻又自以人身取象絕无卦詞  
之義以此定卦詞爻詞非出一手此可謂謬論者也至  
蔡邕協和昏賦云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晦腓於爻  
之二五感應亦以昏姻言之殆是易家舊說實則諸爻  
不取昏義也彖云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  
蘇子瞻云情者其誠然也雲龍風虎無故而相從者豈  
容偽哉其說最為得矣爻取人身身以上為上卦股以  
下為下卦咸之義又為速感而即應故為速也諸爻言

咸猶無感我悅之感亦有速義猶大互之云兢其股也  
腓鄭云腓腸也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王樹枏  
云山海經無腎之國郭注腎肥腸也齊榮徐子之狗攫  
公孫子之鼯腓肥同音荀謂尊盛稱肥則失其義九四  
之思謂思心也連文曰思心洪範思心曰叡是也依漢志增  
字單文或曰心或曰思四之貞吉貞定則吉也故小象  
云未感害感害猶大有之言交害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則所謂感害也憧憧當依王肅訓為往來不絕朋讀北  
山經羣居而朋飛之朋後書李杜傳贊朋心合力注朋



猶同也有感而害所以未光大也小象於二云順不害  
順當讀為慎初之志在外為行二之咸其腓亦為行行  
則不處云居吉者勸其處也三之咸股亦為行故云亦  
不處其隨云者三與初互易而為隨以卦變取象也猶  
乾之變言其如其同人其履也趾腓隨股者也小象云  
隨人謂相隨之人月令執騰駒釋文執作繫又曲禮執  
爾顏注執猶守也咸有動義而卦爻皆以定為美下卦  
艮止故三雖志在不處而守執於下二陰則尚止也故  
曰所執下而戒之以往吝五云志末者釋咸其脢之詞

也脢許鄭皆云背脊肉咸其脢為志末者淮南墜形篇  
西方其人末倭脢頸注云末猶脊也小象以咸脢為志  
其脊則輔嗣謂脢為心上口下者非也上六之滕以文  
考之依鄭虞作滕為善矣頰孟作俠假借字大象虛受  
取以高下下以剛下柔之義徐幹中論云君子常虛其  
心志恭其容兒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  
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  
受人以上咸  
恒有二義彖及雜卦序卦並云恒久也繇之所云利有



攸往也大亨擬之以永云道可長久者也此一義也易繫云恒德之固也大象云立不易方者繇之所謂利貞也貞定也大亨擬之以常云萬世不易者也此一義也徐幹中論云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此特緹同言之耳析之則兩義不可偏廢也三之不恒其德五之恒其德皆取固義三在二體之交於彼於此故不恒五一於柔故貞婦人吉也二之久中四之久非其位皆取久義二以久中而悔凶四以久非其位而無獲小象甚明儒者說之反晦牽於傳會曲說

也濬恒震恒則久固二義皆為不辭古者緹恒互與恒皆一字弓人恒角而短先鄭讀繫緹之緹後鄭讀恒初之濬恒則濬恒也廣雅恒道也儀禮既夕止柩於恒禮記曾子問篇葬引至於恒雜記無免於恒鄭注皆訓道道為平地濬於平地故曰始求深王介甫云巽入也入不以漸得象義矣上之震恒則動弦也詩如月之恒傳云恒弦也蓋以恒為緹張絃而振動之則不能彈矣故曰大无功也以恒為恒緹之字猶離之為黃離皆非卦之本義引申其字而取象也黃牛之革豈革卦之本義



哉說者皆以本義求之故難通也濬字依鄭本說文濬  
深通川也浚抒也本二字傳寫溷淆之耳震恒依虞張  
本在震之上故曰震恒其義則為振動說文作楛者震  
之假音字也孔疏以亨為變通云恒久之道所貴變通  
史徵申之云不能變通无由長久故繫辭云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是也說恒亨義最精殆隋以前舊義也  
恒久不厭故利貞有恒則无為不成故利有攸往彖釋  
卦義備矣觀其所恒之恒亦讀桓即亘字也貞凶貞吝  
貞皆訓當貞婦人之貞鄭訓為問是也作偵者假字也

問為卜問而鄭說為問正失其義矣 以上恆  
歐陽公云遂者見之先也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遂  
蘇子瞻云二陰在內其朋至寡聖人畏其有必勝之漸  
是以使陽遂陰二說皆得名卦微旨遂之彖義至精剛  
當位而應雖主九五一文為言其義則猶云素位而行  
耳應者道與時應故曰與時行謂時當遂而遂也借五  
之應二以喻道之應時程子乃以未必於退藏說時行  
失其義矣小利貞浸而長者見陰之浸長而戒之以貞  
定勿更長也陽宜遂而遂陰不可更長此所謂遂之時



義也遂以陰長陽宜退為義大象云天下有山者以二體言卦名大象之常例不為義意也說者多妄求之遂初非獸而言尾遂上非鳥而言飛此易文所為奇而法也陸績云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得其指矣王注說勿用有攸往云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程子從其說云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朱子不取程傳汝綸謂王程義長遂內三爻皆以不能去為義初以不往免災二之執而莫說勝說依虞訓能解是不得遂者二陰柔弱不能遂者三以下係二陰亦不

能遂也五經異義云易曰係遂有疾癘畜臣妾告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從許君古以諸侯說此爻未知是不要以不去為係其義殆是云係者下係於二陰而不得遂故曰係遂古以二陰為民故以諸侯當之下係二陰所以畜臣妾吉也外三爻遠於陰皆以能去為義上最遠陰最能遠跡肥當依九師作飛大亨兆贊云見於纍後乃克飛約三上二爻為文也思元賦云利飛遂以保名攝山碑云緬懷飛遂曹子建七啟云飛遂離俗皆作飛王注超然絕志矰繳不能及是本亦作飛釋文正



義皆據誤本從虞作肥非古義也九師釋云遂而能飛  
吉孰大焉是也好遂者遂而能好好者美也嘉遂者遂  
而能嘉嘉者樂也故曰正志禮運以嘉魂魄注嘉樂也  
以上遂

大壯之壯馬虞並訓傷而雜卦云大壯則止序卦物不  
可終遂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蓋  
亦訓壯為止蓋傷則止二義相因大乎擬之以格其首  
云陽氣內壯能格乎群陰攘而却之此以格止為義也又  
擬之以夷其首云陽氣傷駟陰無救羸物則平易此以

夷傷為義也大象非禮弗履取止義亦懼其傷也繇云  
利貞王介甫云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  
利貞雜卦則曰大壯則止也按介甫此說最得繇義彖  
云大正非其指也初之壯趾漢書敘傳云安國壯趾孟  
康言安國墮車蹇不得相此以傷足趾為壯趾也初之  
征凶有孚王注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以必釋有孚程  
朱並依之其說當矣九二貞吉程傳云易取所勝為義  
程傳訓貞為正蓋謂中勝於正則取中為義所謂中則  
無不正也今按貞當訓定君子用罔罔依馬王訓无言



小民以進而傷在位君子宜无之也京房云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京以壯為壯盛義亦通初與四之壯自為傷三之壯自為盛易之辭所謂屢遷也荀爽侯果王介甫均以藩為四朱子云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說爻象尤明羸鄭虞作纍王肅作縲義同孔疏云拘纍纏繞也四既決藩不羸角可進矣然而進則傷于車輹卦之云利貞者謂四也戒其傷故不進也小象尚往借尚為上但釋藩決不羸其傷于車輹已見繇詞故不更

釋也卦之取象于羊者輔嗣云羊壯也最為古義羊與牂將并同禮內則炮取豚若將以將為牂爾雅大歲在午曰敦牂李注牂壯也詩鮮我方將傳將壯也皆與羊同義易朱子依陸績為場本漢志以易為場是也易為疆場之場而其義可借為難易之易漢成帝報許皇后書說喪牛于易云若牛亾其毛亦借難易為說也此喪羊于易其詞為亾羊于疆場而其義則為除其壯很于平易也喪羊于易无悔矣而象云位不當者王介甫云剛柔者所以立本變通者所以趨時方其趨時則位正當



而有咎凶位不當而无悔者有矣大壯之時位大中而處之以柔能喪其很者也子絕四類是矣上之羝羊觸藩與三同辭三與上應故亦為羝羊上窮而無所入故亦象觸藩虞云遂進也上窮故不能進剛浸長故不能退陰極將變而從陽變柔為剛是其艱也能艱則吉矣曰咎不長者知其必變也 以上大壯

晉孟易作齊而義皆為進晁云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惠棟云古晉讀為齊音子斯切又即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汝綸案晉古讀箭戩古讀翦爾雅翦齊也晉

之為齊蓋音義通借康侯之康朱震謂如祭統成王康周之康是也鄭祭統注康褒大之也此經鄭注康尊也廣也是鄭義亦二經同解用者以也言康之以此禮也錫馬蕃庶侯果引詩雖无與之路車乘馬晝日三接徐直方謂如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觀皆是也晉之繇所以取此者崔憬說順而麗乎大明云坤臣道日君德臣以功進君以恩接也大象自昭明德疏引周氏以昭為照謂非注旨鄭虞皆作照周所本也愁如鄭作愀是也摧如愀如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故皆貞吉晉卦陰爻皆



吉者進宜懦也周孚裕无咎者孚者驗也王介甫云初  
六度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于進以求有  
為或急于退以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周  
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因周孚而裕于退也介  
甫此說至為精審矣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王弼注立  
誠于闇闇亦應之是也陰為闇二五皆陰而相應也王  
母顏注王莽傳以為君母而朱子以此為享先妣之吉  
占義並通也三之眾允吳氏纂言謂當依說文引易紉  
升之紉而訓為進鼫鼠鄭作碩鼠碩鼫通借詩䟽引樊

光爾雅注以詩碩鼠為五技之鼫鼠九家易以五技鼠  
說此經而云鼫鼠喻貪蓋本止借碩字為之後乃別為  
鼫字耳五之失得勿恤孟馬鄭虞王皆作矢荀亦作矢  
惟輔嗣作失今不見漢時他本至此字明當為失不當  
為矢此孔䟽所云輔嗣之注冠絕古今者也上之晉其  
角與遜尾象同始上云始其角亦是類也王注過明之  
中明將夷焉已在乎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最為得理  
孔䟽申王以角為西南隅殆非古訓伐邑程傳云內省  
自治朱子云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于小若伐國則其



用大矣汝綸謂程朱二說易文皆無之伐邑猶謙上六云利用行師征邑國耳王注失道化无為之事必須攻伐然後服邑義勝程朱二子矣伐邑雖危然吉且无咎若貞定而不動則吝矣故曰厲吉无咎貞吝也列邑國征伐于後以備考

蒙上九利禦寇 上下順也 需九三致寇至 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也 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自下訟上患至

掇也 比九五邑人不誠 上使中也 泰上六勿用師自邑

告命 其命亂也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 敵剛也 九四乘其

墉弗克攻 義弗克也 九五大師克相遇 言相克也 謙六

五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鳴謙志

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豫行師 順以動 復上六用

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之

凶反君道也 无妄六三邑人之灾 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王用出征以正

邦也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晉上九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 遇雨之吉羣疑



凶也 解六三致寇至 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益上九或擊

之自外來也 夬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 初九往

不勝為咎 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有戎勿恤 得中道也 升

九三升虛邑 无所疑也 井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 漸

九三利禦寇 順相保也 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 位不

當也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德也 未濟九四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貞吉悔凶志行也 以

上晉

明夷之名卦取二體為象 離為日日入地中謂之明夷

蜀才云夷滅也 大乎無坤離而擬之為晦者當九月時

故以陽登陰降物咸喪明為辭也 京房易傳賢者居明夷

之世知時而傷此以傷釋夷也 王注明夷之主在於上

六其解九三為去闇主朱子略依其說至或因六五言

箕子於是以上六為紂六四為微子九三為湯武之事

則殊未然 易辭作於文王當明夷之時而以利艱貞為

文其未嘗不以自况 觀六五之象而擬之於箕子殆亦

同明相照之所寄託 若九三上六則固別取象類言豈

一端而已 鹽鉄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是以



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據此則漢初易家不以上六為人君也彖以文王箕子說此卦特推論其義豈謂卦爻之辭皆據殷周為說哉初九當明之始夷將飛則傷其翼將去則不得食有所往而人疑之蓋已艱矣二則傷及左股視初益艱然猶可疾止故用拯馬壯吉象云順以則者順從也以猶而也則即也順以則者從而即之也釋馬壯之義也三言明夷矣而往就明方則大有得也四與三相比三甫出門庭而四已獲其心荀爽云陽稱左謂九三是也二於三為股四於三為腹上下之象也

干寶云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三四相比門庭之象也五當夷甚之時明疑於息矣取象箕子以喻其明之不可息也歸熙父云雖宇宙晦明而炯然者常存所以謂明不可息上六之象虞云晉時明在上麗乾為登于天今反在下為後入于地得其義矣象云失則謂失常也爾雅則常也

象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虞翻王肅作以鄭荀向作似義可兩通大象用晦而明歐陽公云因其晦發其明者是也虞訓而為如於義儉矣初之明夷于飛與遯尾飛遯



同辭又在傳云日之謙當鳥故象飛也不言鳥而言飛  
大立唐贊云弋彼三飛是其例也夷于左股京作賧鄭  
陸作睪蓋本作夷而京鄭等破字讀之非經旨也九家  
无夷字則傳寫誤奪耳王注拯馬連文介甫依之漢孔  
彪碑拏馬蠲害蓋漢人舊讀如此說文訓舉鄭訓承不  
以拯救為義程朱依石介讀用拯為句馬壯為句則拯  
為救矣惟渙初無危難之事亦有拯馬之文當以舊讀  
為勝承馬迎馬也說詳渙卦不可疾貞貞之訓當為就  
余前引謚法大慮克就曰貞說此貞字似為得之而項

安世則云貞字自為句其說尤長大立擬易多以一字  
為句其以貞之一字絕句者尤夥夷贊云上九夷于者  
利敬病年貞 務贊云次八黃中免于禍貞 毅贊云  
次二毅于心腹貞 晬贊云上九晬終永初貞 迎贊  
云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嚏鈎貞 遇贊云幽  
遇神明及師夢貞 視贊云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  
貞 此諸文皆以貞一字自為句可與項說相發故類  
記之

或曰儒者以爻辭為周公作則九三言征伐上六言紂



亡說固可通矣今必以為文王作不惟三上兩爻無說即六五亦必如張賓荀爽說箕子為茲茲然後可耳曰爻辭即周公作亦未必津津侈陳其伐紂之事為也箕子當文王時固已晦其明矣何必至紂亡始為明夷乎張賓荀爽蓋知辭為文王作而無解於箕子之事求其說不得而強為之辭耳不可用也 以上明夷

說文家居也故太玄擬家人為居家人之利女貞者猶云貞婦人吉貞為占問馬云家人以女為與主是也文中子以明內齊外為義程傳非之然巽自有齊義猶坎

自有勞義文中之說固足取也彖推正家之義至詳與繇相備大象取言行本上九爻義為說也初九閑家王注最得其說云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是閑為防閑荀鄭閑習之訓非也谷永疏易曰在中醜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與今易互倒中饋孔疏說以饋食供祭殆是古義饋如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之饋婦無公事惟祭祀主婦有事在中而饋食故曰在中饋舉饋祀而所云精五飯羃酒漿之職賅于此矣九三之繇京云治家之道於此分矣嗃嗃



陸法言云嚴厲兒見漢上易傳孔疏所本然非古訓古訓則馬云悅樂自得兒是也依馬說則嗃嗃即嘻嘻耳故悔而嚴厲乃吉若終於此則吝也馬義不如王注為長王注云行與其慢也寧過乎恭家與其瀆也寧過乎嚴蓋依荀本作確確確古作塙與嗃形相近陸孔不知王用荀本而以嚴厲嚴酷說嗃殆是附會王注望文訓之鄭云苦熱則是煇義於此經無當也今字依荀本義用王注則善矣六四富家虞云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其義至當易凡言富者皆謂陽也凡言不

富者皆謂陰也

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鄰謂上九

泰六四翩翩

不富以其鄰

鄰謂六五上六不一鄰故云翩翩謙六五

謙六五

不富以其鄰

鄰謂六四上六

五之王假有家假讀有恥且格之格其所以能格之者以交相愛也能交相愛雖有未格亦勿憂矣言必格也上九之威如陸希聲云言行相顧德盛如威得其義矣鄭東卿云家人之卦由人事而名也學者不旁通其情而拘于家人一事則六十四卦皆拘也其說最善但家



人明修身正家之道舉而措之天下裕如也即專言一事義不為儉矣 以上家人

睽之名卦鄭云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異志專以彖詞解之而大立擬之為戾則曰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以陰陽明之義出於彖外而與彖相發猶家人為居而云陽方躐膚赫赫為物城郭物咸得度司馬溫公云度古文宅凡太立明易皆以陰陽使人觀卦畫而知其意不必合二體而始定之也睽之繇云小事吉歐陽公云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是也初之喪馬何

也謂乾之三變為兌也乾為馬三變則馬喪矣中孚之六四馬匹亡者亦謂外卦之乾變為巽也勿逐自復文如勿逐七日得矣變而成蹇則乾三復也見惡人謂六三也陽為善陰為惡故三為惡人初為元夫元善也見者孔疏謂遜接之是也見惡人宜其有咎以二為之蔽故雖見之而能避其咎也見惡人无咎五字為句象但云見惡人者如或從王事不耕穫之例皆辭之未終者也若曰見惡人所以无咎以能辟咎也云爾遇主于巷何也謂遇三也崔憬云三為下卦之主巷者出門近遇之



象是也姚姬傳云自周以前言王者必賓主也三晉田齊之後乃謂君為主作易時不當有此近不相得亦宜有咎无咎者以未失剛中之道也初以三為惡人二以三為主易之辭蓋善變也三之牛掣何也鄭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用爾雅文郭解踊為豎角也說文引易作鬲劉本從說文解依鄭王樹枏云挈者鬲之異體許鄭義同也汝綸謂此經不取角踊為象當依輔嗣本作掣爾雅掣曳也即為此經作訓木華海賦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亦用此經掣曳為文其字當依說文作瘞作

掣者乃或體耳與曳于二牛掣于四是此爻之象也此王本之勝諸家者也其人天且劓胡安定讀天為而謂即漢法之彫王樹枏云馬本當作夭鄭注王制天斷絕也斷絕為天而鑿額亦謂之天猶斷絕為刑而斷足亦謂之刑胡說雖近是惟彫是漢法殷周未必有之王說甚辨然此爻不宜有鑿額截鼻之刑蒙疑馬說本誤下劓當依王肅作臲謂阨隄不安耳則此天字依王樹枏作天讀為天遏之天左傳疏天遏是壅塞之義見宣十二年蓋此爻阨于二陽之間有壅塞阨隄之象卒以應上九



之剛而獲有終爻義固無大咎若已受剝剝之刑尚得云有終哉說文引易作剝者蓋亦舛之假字也四遇元夫矣其云睽孤何也在兩陰之間是其孤也上之睽孤何也據陰也五之厥宗何也謂上九也噬膚王注齧柔程傳云入之深皆得取喻之指齧柔入之深皆非在遠相應者所為其必比近而後可也上之見豕載鬼何也豕者陰類負塗在澤也謂內三爻也載鬼一車則通下五爻言之矣所謂羣疑也後說之壺京馬鄭虞王翟皆作壺則作弧者誤字也說釋文一音始銳反蓋讀為檀

弓未仕者不敢稅人之稅其讀是也鄭彼注云稅謂遺于人後說之壺者後遺之壺也大象同而異王介甫云君子同乎道異者異乎時與事而已 以上睽

王樹枏云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周易蹇難也元應云古文蹇蹇二形今作蹇方言作蹇皆蹇之異文或問子說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用淮南子及戴記鄉飲酒義以陰起西南陽起東北言之則蹇之繇亦當如坤矣大玄擬蹇為難云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淵則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亦為利陰不利陽若解則陰



陽皆利何不可者必改前說以西南為外卦東北為內卦何也曰吾以彖之文定之彖以利西南為往得中謂陽爻上至九五也不以為利陰矣彖以不利東北為道窮者謂陽爻居下卦之終故曰道窮言九三也三五皆陽三不利而五利又非不利陽之義所能盡矣故與坤異解也解言利西南彖以為往得眾則謂九四上得二陰也其來復是還東北矣而彖云得中謂九二也兩卦之彖皆主陽不主陰無西南為陰之義其云往來明以上下卦為說故曰以彖之文定之也以他卦證之小

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謂六四陰爻

隨上六王用享于

西山

本爻之象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謂之

外得上六

升南征吉

謂陽升至外卦

小過六五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

謂上六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實受其福

謂內卦二陽不如外卦一陽

以上諸象

皆以內外言之然則坤何以獨異曰坤為陰之始見故以陰陽始起言之若云坤外卦得朋內卦喪朋豈可通乎故曰言各有當也

蹇與蹇通借說苑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



非為身也將欲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據此則子政本作蹇漢衡方碑蹇蹇王臣張表碑蹇蹇匪躬晉書王豹傳王臣蹇蹇字皆作蹇漢書龔遂傳蹇蹇亡已疑本亦作蹇傳寫妄改為蹇也太玄勤贊往蹇蹇廣雅蹇蹇難也則皆是蹇字四之來連虞云連輦者讀連為輦也釋文為王注作音力善反又引馬云連亦難也皆同虞讀子雲解嘲孟軻雖連蹇用此文也蘇林釋為言語不便利則連不讀如字故李善音去聲也讀如字訓連合者非是諸爻言往來與彖不同彖之往來謂上下也爻之

往來謂動靜也歸熙父云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三之來反王注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上之來碩會通引徐氏云近附九五下得乎剛可以出蹇故吉也

彖之當位貞吉荀云五當尊位羣陰順從故能正邦國是也疏云二三四五爻皆當位非是彖云正邦自專言五不指諸爻諸爻當位乃五之所云朋來者耳象云中節即指諸爻當位為言中讀去聲釋文云中如字鄭云和也又張仲反王肅云中適也蓋皆小象中節之釋文



今本釋文誤在彖往得中之下乃傳寫誤也初之象云  
宜待當依張本作宜時時即訓待歸妹九四遲歸有時  
小象釋以有待是其證四之象云當位實者小爾雅云  
實塞也言四雖當位而為三五所塞也 以上蹇  
釋文解音蟹孔疏解有兩音一音佳買反一音諧買反  
解謂解難之初解謂既解之後彖稱動而免乎險明非  
救難之時故先儒皆讀為解序卦云解者緩也然則解  
者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據疏此說蓋謂卦為  
既解之後當讀諧買反即釋文音蟹之讀也然古人蓋

未嘗兩讀大立擬之為釋則亦不必盡依序卦解緩之  
訓矣歸熙父云解之義乃方解之時非既解也卦辭六  
爻甚明

解利西南者外卦在險外也彖云往得衆者謂九四得  
五上二陰也无所往其來復吉陽不上進而歸居于二  
故曰仍得中乃讀為仍也有攸往夙吉陽進而甫入外  
卦即能有功是為夙也初之象云剛柔之際者謂初之  
柔與二之剛接也義者宜也義无咎者宜无咎也復漸  
既濟諸象言義无咎者并同不為決辭故云宜也云其



義者如小畜象其義吉也隨象其義凶也旅象其義喪也其義焚也此諸義亦訓為宜餘皆依輔嗣此注訓理王引之欲舉而一之殆未當也二之獲三狐獲三五上也得黃矢得四也黃矢猶噬嗑九四之言金矢以喻陽耳不取中義革之初九言黃牛亦非中而言黃也四之解拇解初也朋者二也至者至初也去初之陰以二之陽為初則變而純震矣孚者合也謂兩陽相合也以不當位故欲得朋之助也董仲舒對策云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

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必至也說同繫辭其稱君子小人以位言也五之君子小人亦以位言君子有解緩之惠而民信之矣象云小人退則君子小人不言位而言德矣疑非經本旨也孔疏維辭也上六處解之極故有成器而動之象陸璣草木疏隼鷁也隼處高墉王注以為六三後儒并依之九家易云隼鷁鳥喻暴君陰盜陽位萬事悖亂今射去之故曰解悖是以六五為隼而九四為高墉惟其說拘于五為君位又射之事當及遠則謂三為隼者得之象之甲坼當依馬陸作宅



云根也蜀都賦用此文作甲宅李善引鄭易云解讀如人倦解之解謂垢疇皮曰甲根曰宅然則皮解為甲根解為宅非以根訓宅也以上解象於損言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於益言損上益下自上而下此明以卦變說易損益自泰否來也大立擬損為減其首云陰氣蓄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擬益為增其首云陽氣蓄息物則增益日宣而殖此以陰陽消長言之而說苑敬慎篇引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此又以盛衰倚伏為說皆足與象義互發而

疏引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則又因象而推明之者也淮南子云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損益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此亦倚伏之機與說苑同旨至後漢向長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今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此即老莊之旨非經義也大象懲忿釋文作徵徵懲同字史記建元侯者表序荆荼是徵以徵為懲窒鄭劉作憤云止也欲孟作



吝蓋假字損之有孚荀爽謂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近之矣然孚乃全卦之義不專言外卦殆謂三孚於上初二孚四五也此卦之所以為元吉也元咎可貞戒陰也利有攸往勸陽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設為問答以盡意也其慎則朱子云當損時至薄无害盡之矣象于損益皆言與時偕行者當其可之謂時也歸熙父云才有損益已非常道故二卦皆以時言之時所以用中也二簋應有時應者答也用非其時則神不答也初之已事端往說文已作以事說文職也用吾職以往雖速可

也荀本謫作頴假借字也虞云酌取也禮坊記上酌民言注酌猶取也酌者挹取之也挹取已之剛而損之以益四也故曰尚合志程傳以尚為上上謂四也九二象云中以為志志讀射之有志之志言以中為堦的故宜定不宜動以不損為益也六三所云人者謂陽也三陽同行則損去九三之陽象云三則疑也疑讀賈誼疏遠方能疑者並舉爭起之疑謂僭擬也一陽上行則得其友陽以陰為友六三為上九之友也程傳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志專為得其



友愚謂泰否之卦三亦自與上應何獨損為得友友者  
 上卦一陽據二陰下卦一陰據二陽故為致一之象也  
 四之疾王介甫云以陰處陰而承乘皆陰是也資於陽  
 則疾損初九遯來則六四遯喜也九二以中為的而不  
 損已以益五五之益以十朋之龜而弗克辭者上九益  
 之也故曰自上祐也十朋者崔憬云雙貝曰朋元龜直  
 二十大貝者是也王莽龜寶四品元龜直二千一百六  
 十為大貝十朋蘇林云朋直二百一十六十朋故二千  
 一百六十也其貝貨以貝二枚為一朋莽好擬古其制

蓋依古為之者也取象十朋之龜者乾鑿度說益卦云  
 王者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如得美寶是其義  
 也上九亦以不損為益而象云大得志者以其得臣无  
 家也无家猶言公爾忘家而谷永云王者臣天下無私  
 家非經義也此孟堅所以譏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  
 欽杜鄴畧等不能洽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者也  
 益繇之言利涉大川孔疏云以益涉難理絕險阻者是  
 也疏載孟僖說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此孟易  
 之僅存者疏引為子夏傳示孟僖亦與此同初之象云下不厚事者釋



所以利用為大作也晉語彼得其情以厚其欲韋昭注  
厚益也不厚事不益事也所謂省官不如省事也省事  
於下則可大有為於上矣益之初即損之上損上云不  
損益之故益初亦有不益損之之義也故曰下不厚事  
也益之二即損之五故同辭益之者初也云自外來者  
初之陽自否四來亦以卦變言也王用享于帝者王二  
也帝五也王注享帝之美在此時者以卦氣言之益正  
月之卦也春秋傳啟蟄而郊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是王義也易之辭取于陽氣宣通故有享帝之象

不以卦氣論也三之凶事凶荒之政也胡允云周禮珍  
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云珍當作鎮鄭云王使人徵諸  
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往致王命焉汝綸察胡所引最為  
確證作易時周禮固未行而王憂凶荒則遣使執圭以  
致命殆自古有之故此爻云告公用圭也云中行者周  
禮大行人小行人其屬有行夫鄭云行夫主國使之禮  
是古以使為行也云中行者猶中涓中書之中國策蘇  
厲說齊閔王云此虛中之計也又云軍出費中哭泣又  
云中罷於刀金以中對軍為文是中為國內也史記淮



南王傳云王有女陵為中詗長安以天子之國為中漢  
執文志中古文顏注天子之書也天子之古文書為中  
古文然則天子之行人為中行矣孚者符信也圭為行  
人所執之符信也象云固有之程傳謂專固自任其事  
者是也四之益志崔憬云四得藩屏之寄為依從之國  
若周平王之東遷晉鄭是從也蒙謂晉鄭從王而左傳  
云晉鄭焉依楚辭注依保也從遷者所以保衛故曰依  
告公從即周禮所云徵守亦當用圭不言者蒙六三為  
文省之也中行告公從者天子遣使命公從遷也以此

輔益其遷國之志故曰以益志也遷國如盤庚之遷殷  
亦所以益下也九五之有孚惠心會通引蔡氏云心二  
也惠順也言有孚而順二之心則二亦有孚而順五之  
德其說是也問崔云猶言也終不言以彰己功也李舜  
臣云舉斯加彼使皆遂所欲初不問其人也李說尤長  
上之象云偏辭當依孟易作徧辭言眾皆無益之者故  
云徧也勿恒䷟云勿猶无是也上處外之極不容更有  
外矣云自外來者此不以卦之內外為言以本卦為內  
之卦為外也上變為屯有乘馬班如泣血連如之象是



自外來也 以上損益二卦

夬有三義彖及序卦禘卦并云夬者決也剛決柔也鄭云消去小人此以決去為義也繫云象夬為書契太玄擬之為斷為毅此以斷決為義也序卦云益而不已必決韓注盈故必決此以潰決為義也夬繇云揚于王庭疏云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程傳依之下方言告白邑不利即戎則所謂顯行決去者殆未當也鄭云揚越也陰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於聖人之朝證以彖文柔乘五剛之說鄭義為長矣孚號者

荀云信其號令是也有厲者王介甫云一小人猶在上故須常懷危厲故曰危乃光是也告白邑當如泰之自邑告命邑為挹之借也告白挹不利即戎者不當與陰爭勝也利有攸往者利自長其陽德也陽長而陰乃終也李習之云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夬一陰在上五陽并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辭俱險而肆蓋一小人猶在上故曰剛長乃終也說見王得臣塵史中得其指矣初云壯于前趾壯之言傷也歐公云聖人之用剛常深戒于其初是也二之惕號惕懼而號令之也蘇子瞻云惕號



莫夜警也有戒勿恤靜也得中道矣其說是也三之頤謂上也為上所傷故傷於權夬夬重言形況之字殆猶詩之言蹢蹢矣獨行者荀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也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者王介甫云知時之未可而不失其和疑于汙也故曰若濡若濡則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據王此解則疏謂象云无咎非經之无咎者安矣惟若濡狀其和之至耳非疑于汙也此爻之義蓋欲爭勝陰則傷于頤與陰和則終能決陰也四在上體之下故象鬻體剛為无膚遠于陰而不

能決故次且不進新序引宋玉曰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鬻無膚其行超超此之謂也四體兌象羊羊之行常次且故勸之引而進當如牽羊然而四乃聞言而不信所以深痛之也五之莧陸孟喜見路史注云獸名夬有兌兌為羊也據此莧陸之獸殆是羊屬說文莧山羊細角者从兔足首聲讀若丸說文殆依孟易為說蒙疑今本說文莧下脫陸字蓋莧陸二字為名非莧一字為名項安世謂山羊在陸謂之莧陸



失其義矣。莫陸夬夬，殆如虎視眈眈之例，以獸喻也。諸儒說為草木，無所謂夬夬。虞改為莞睦，釋以說和，亦不見夬夬之義也。中行謂半塗也。无咎者，戒辭所以戒者，以五親與陰決，惟恐其不勝乾，鑿度。孔子曰：夬之九五，言決小人，是也。中未光者，陽尚在半塗，故未光。蓋必剛長而終，乃為光耳。上之无號，王注眾所共棄，非號咷所能延是也。孚號惕號為號，今此號為號咷。程傳云：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至為通論矣。大象居德則忌，忌如書所云：惟文王之敬忌也。輔嗣本則忌作

明忌 以上夬

邁，依鄭本。唐石經雜卦傳：邁遇也。足證全經本作邁。邁陰始生而云女壯，戒陰勿進也。壯傷也。以一陰遇五陽，故戒其傷也。云勿用取女者，戒陽也。陰雖始微，其漸必盛。此履霜，堅冰至之義。故彖云：不可與長也。虞云：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是也。或說壯謂盛壯，巽為長女，故云女壯不取一陰始生為象也。亦通。一陰遇五陽，假象耳。鄭乃云：一女當五男，壯健以淫其言，糞土矣。彖言剛遇中正，兼二五兩爻言也。邁之時義，所以大者。司馬溫公云



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遇不遇而已矣梃說文作橈云絡絲趺也金梃謂九二絲牽繫于梃故曰柔道牽也貞吉欲其定也有攸往見凶者陰進則陽危也羸豕王注牝豕是也孚者夏小正云雞孚粥傳云孚媪伏也蹢躅者動也此戒陽也言陰雖始微然已媪伏孳孕於內蹢躅然動矣二之包有魚虞引白茅苞之鄭曲禮注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王本作庖鄭注周禮庖人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是庖苞同義此文以苞苴為義苞苴之魚少已所獨據不及眾賓也王逢云

魚民也賓眾也四陽皆遠乎初二近而有之不及眾是其義也遘三與夬四反對故同辭三在下體之上故亦為醫夬陽決陰故利進以次且為悔遘陰消陽陽去則陰益進矣故次且為无咎也象云行未牽者非承柔牽之文承夬四牽羊為文也四陽皆遠乎初獨九四言包无魚者四應乎初疑于有魚故著之而象釋之以為遠也五之以杞包瓜王注包讀匏匏包同聲通義白虎通匏之言施也此匏義如施于松上之施以杞匏瓜言杞為瓜蔓所施也王樹枏云大孚達贊云蒼木維流厥



美可以達于瓜苞即本此經蒙謂予辭取于此爻而瓜苞當如苞桑之苞與此讀匏而訓為施者自異解也以五陰初以杞匏瓜也剛遇中正是含章也此五之德美也然五居高而下乃柔弱下弱則上隕故象有隕云自天者非人所為也蓋所遇之時然也天命之美雖隕不舍矣諸儒說有隕在天皆失其義上六王注進而無遇獨恨而已此王以恨釋吝與下无咎文可通矣疏亦失其義大象詰四方鄭本詰作詰與呂刑以詰四方文同通典載晉鄭瑤冬夏至寢鼓兵議云夏至少陰肇啟宜施

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此用鄭義蒙謂遘家以遇為義恐所遇有非則詰義為長 以上遘萃之義取于聚者太彖云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自崇聚據此則卦有收聚崇聚二義萃下亨字釋文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今集解引鄭虞遺說則皆有亨字疑釋文中鄭虞二字誤也亨字不當重見無者是也王假有廟假與嘏同詩卷阿箋予福曰嘏我將闕宮箋受福曰嘏禮運修其祝嘏注嘏者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字亦作格書格于藝祖即王制假于禰祖據此則假者祭



告之名詩雲漢昭假無贏長發昭假遲遲那湯孫奏假  
 烈祖奏假無言其義皆為昭告奏告然則假廟謂告祭  
 於廟也利見大人古者大朝會行禮于廟也用大牲鄭  
 云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鄭以嘉會釋亨以可幹事釋利貞必殺牛而盟  
 既盟則可以往故曰利往王注則以為享神之用汝綸  
 謂此二句承上王假有席二句言之蓋假席見大人皆  
 有用大牲之事蘇子瞻云易言薦與禴享非正言也皆  
 有寄焉用大牲猶言用大利祿也利有攸往亦兼神佑  
 人歸為義象云順天命者當萃之時用大牲而有攸往

乃天命也利貞者方萃不可散也利有攸往者既萃不  
 可無事也初之孚四也乃亂乃萃却懿行云上乃語辭  
 下乃為汝是也此戒初當終事四若曰親信于四而不  
 終是自亂汝之萃也至萃之既亂若呼號於下不過得  
 四之一握手為笑樂耳不能深相得也然此不足憂但  
 往應之可无咎也象云其志亂者謂初欲舍正應而從  
 五也二之引吉顏延年詩臨塗未及引李善注引猶進  
 也引吉言進吉也進而應于五也此與中孚之虞吉皆  
 吉上施一字與他言吉者辭異禴王注殷春祭名四時



祭之省者也此據王制作易時未改制也鄭虞以周之  
夏祭言之非是但此文主用薄祭不主春夏為義耳象  
云中未變者為其孚也變則不能孚矣六三云萃如嗟  
如嗟者差之借字离云大耋之嗟戚嗟荀皆作差是嗟  
差同字大孝禮贊云魚鱗差之度贊云小度差差皆與  
此差如文同皆差次也三與下二陰差次並萃故曰萃  
如差如也三獨无應故无攸利然往與上二陽合而成  
巽故无咎而象說之為上巽也五之於四陰有非其親  
信者是匪孚矣以其得乾九五之元陽則能萃眾故悔

亡也四志光而位不當五有位而志未光象互備之又  
以補爻繇所未言也上之齋咨其義當依馬為悲聲怨  
聲其字則依虞作齋資大玄樂贊云哭泣之嗟資亦以  
資為咨也萃六爻皆无咎此可見天地萬物之情喜聚  
也除戎器戒不虞說苑云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  
廢則召寇得其義矣 以上萃  
升之名卦謂陽升也虞云臨初之三大玄擬之為上為  
干上着云陽氣育物於下物咸射地而登乎上干着云



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鉛然有穿皆主陽為說而彖云柔以時升二陽上進故曰元亨而彖釋為大亨皆非本義大人九二也三以元陽開通而內見大人疑于不升然勿憂不升也陽之志固南行矣南行進至外卦而位于五也春秋繁露云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轉西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伏此殆古易家說此所以云南征吉也左氏傳以復為南國賦亦謂陽還東北

也勿恤南征吉與勿恤往无咎文同而彖以勿恤屬上亦非本義也大象積小以高大徐幹中論說之云先民有言明出于幽著生於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筭外終乎鮎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初之允升說文引作執升云執進也漢上易傳引施氏易允作執亦云執進也是允升為進升也謂其與上二陽而并進故曰上合志也九二與萃二同辭皆以二五相應為孚胡一桂



以中實中虛言之非其義禴不惟不取春夏為義亦不專取祭義左氏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藟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正用易孚乃利用禴之義而兼薦鬼神羞王公言之與萃用大牲兼假廟見大人之旨正合易文惟既齊明云禴祭萃升但言禴知不專主祭義也三之虛邑馬訓虛為丘而鬼取之非是陽為實陰為虛三之上皆陰矣故為虛邑所謂入無人之境故无所疑疑者闕礙也升云王用享於岐山者因名山升中于天之義也象

之順事亦當如大象順德順讀為慎事者謂祭祀也五之吉與二應也進則上窮故宜定也云升階者陰自初至五中歷二陽故象歷階而升也上之冥升文王以自寄也言冥者升於上位吾之貞則利於不息也象云消不富者富福也言時當消陽陽不福矣然而貞不可息也故曰此文王自喻之辭也大玄于晦擬之云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其測曰晦冥在上不得獨明也此楊子以自寄也以上升同是出貞才問也貞大人吉言才困之所以為剛矣者大玄窮省云陰氣塞宇陽亡其所



是其義也困之亨則以困而不失其所也荀爽讀自所  
 字絕之以亨一字為句是也貞卜問也貞大人吉言卜  
 問者為大人則吉也小人窮斯濫矣有言不信者困之  
 為亨非眾人所能喻也說苑孔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  
 身不約則智不廣夫困之為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  
 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  
 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劉氏所引蓋孔門遺  
 說矣賢在下體之上謂三也株木者二也幽谷者初也  
 言陰自三位為二所困而入于初也自初至三為三歲

也王注以此爻為隱遯者入于不明以自藏殆是也乾  
 鑿度云乾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人困于酒食  
 者困於祿也鄭注困于祿者祿少薄也朱紱者天子賜大夫之服九  
 二有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紱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  
 至于九五剝剝者不安也在諸侯之位故曰困于赤紱  
 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通至美也故曰乃徐有說後之  
 說此二爻者無能及此者矣以朱紱為大夫赤紱為諸  
 侯而程傳依白虎通天子朱芾諸侯赤芾為說據經言  
 朱紱方來不謂天子也蓋諸侯不敢僭天子故易朱為



赤大夫遠矣無嫌故與天子同為朱也至陸績則謂朱  
芾赤芾享祀祭祀乃互言無他義乾鑿度後又云易天  
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亦與陸同則與前文非一人  
之說也象于五利用祭祀言受福二不言者文互備也  
征凶困也无咎不失所也三之義備于繫辭而韓詩外  
傳說此文云此困而不見據賢者也昔者秦穆公困于  
穀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于驪氏  
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于會稽  
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

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  
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就國家用人  
推闡文義亦至明顯矣四之金車即周禮巾車所云金  
路周制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也郊特牲疏云  
殷有三路謂大路先路次路也殷大路為木餘二路未  
聞何飾今此經云金車作易在殷世知殷有金路矣鄭  
云金路以金飾其末也殷家質以少飾為先非竟無飾  
也金車蓋朝聘所用以困于金車故其來徐徐然舒遲  
也象云志在下者謂欲與初同隱也五之剝則當依荀



王陸作艱艱而其訓為不安說文又作剋黜王樹枏云象云志未得即不安之義剋則者古文假借字長笛賦巔根跕之禁則李善注禁則危兒禁則即剋則也上六于艱危于者方言云大也曰者自怨自艾之言動者變也有讀為又言方變改其悔已而又悔也此皆其大艱危之事也惟征則去艱危而之吉矣象以吉厲上讀行也二字為句言動悔有悔而吉者以其行也大象致命遂志孔疏當矣其說曰君子雖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也而徐幹中論云

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亦善言易者 以上困

鄭云井法也此古易說說文荆下引易曰井法也大玄亦以法擬井但易繇止取井象不取法義耳釋文引周書云黃帝穿井伏羲時未有井則重卦為文王非伏羲決矣井邑對文邑謂城郭井謂田野改邑者國家有廢興不改井者山河無古今也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言井之不變往來井井以下言用井之有得失也荀子云



井井兮其有理也此井井狀往來之人多而不雜亂也  
來者雖多及其至井曾未繙而纍其瓶則為凶矣羸鄭  
讀纍是也太玄劇贊云餅纍于繙正用此文其義當依  
朱子訓敗蓋纍與僵通借說文僵相敗也子雲酒箴一  
旦車礙為黨於輻亦即此字也初云舊井无禽趙汝棊  
謂鳥不飲于井以禽為蛙螺之屬項安世云初之禽即  
二之鮒皆于義為順而字詁無徵王引之云舊井无禽  
井當為阱與井泥不食別為一義於文可通而觀象未  
合蒙疑禽當為壘說文壘食所遺也言井泥而人已不

食至于舊井則并食所遺之水而无之矣壘乃易之經  
字易師多奪而施之噬嗑九四為乾壘乾壘無義故子  
雲改為乾肺當矣而壘文乃於全經無所屬吾意其本  
此文之字而傳寫失之遂誤為禽也二之井谷射鮒鄭  
云射厭也太玄少贊三曰射谷范望亦訓厭蘇子瞻云  
失井之道而為谷故曰井谷愚謂井谷多鮒水不足食  
甕敝漏器不足用蓋兩失也兩失則莫之與矣文王之  
演九三其辭有感而其聲有哀焉讀之可以涕泣史公  
論屈原引此文而申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得其意



言之表矣潛夫論云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說亦近是王引之云並晉通借並之言曾也四在兩陽之中兩陽象井壁故云贊也王注井列寒泉為句食一字為句是也大玄擬易一字為句者至多用此例也曾太傅論古人文字有所云實字虛用者此文之列及上亦未繙井之繙皆實字虛用者也上之井收當依王注以收為成四始贊井至上而成甫成故戒以勿慕象亦以大成說之虞云慕蓋也以上井

太玄更省云陽氣既飛變執易形物改其靈此觀象而得義者也論衡云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此以二體論名義者也序卦井道不可不革者法久則弊生也已日乃孚革終而人乃信也已日乃革之者弊極而後革也謂已日為成已之已者非是卦辭未有言悔亡者惟革本有悔故必當而後悔亡也元亨利貞革之所以當也彖云水火相息馬訓息為滅程朱皆兼生息言之是也漢藝文志云九家之說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蓋相滅為革相生亦為革老稚迭嬗也晁



說之以兌无水象水為誤字蒙謂易之象不可以八物拘雖象兌為水可也王介甫云澤火非如坎離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飲革其不勝者耳此專以滅息為說矣彖言湯武革命推極革之事類耳儒者說為卦之本義誤也歐陽公云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天應人也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湯武是已故曰革之時大矣哉見其難之也曰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余

按漢景帝謂學者不必論湯武譬食肉不必食馬肝干載以來唯歐公論之如此亦學者所宜考也趙汝楳云革言猶詩之駕言周官典瑞纁皆三采三就注就成也一帀為一成汝綸案趙說言字三就字皆是言者語辭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士喪禮下篇馬纁三就禮家說纁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帀也此爻之革即初所云黃牛之革以一爻象一就自初至三為三就以革鞏之至三就視初加固故曰又何之矣李習之云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



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此則以成為就也內卦兩陽爻皆取不改為義惟六二宜革陰革則為純乾故曰行有嘉也孚者驗也三有不宜革之驗故征凶四有宜革之驗故悔亡而改命吉象以信志釋孚非本義也改命猶云更令非湯武革命之說也虎變豹變鬼云京作辨辨變通借其義為班故曰文論衡云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此不取變改為義此二爻獨有虎豹之文其為革故可知不必虎豹能變也炳字失韻錢大昕云炳為彪之假字說文彪虎文彪也說文蒼讀若威威與君同音

則蔚與君協韻說文作斐者蔚之異文斐與分聲近故亦與君協韻也未占有孚猶言不卜可知小人革面項安世以面為向是也革面即所謂回心嚮道也三之征凶當革而時未可革者也故貞厲上之征凶已革不可再革者也故居貞吉也 以上革

鼎之為象何謂也初象足中三陽象身五象耳上象鉉故曰象也神禹鑄鼎象物虞云象事知器亦皆所以為象也以木巽火亦象也亨飪說文引作孰飪亨者孰之壞字也下卦巽矣上卦離為明目兼及聰耳者何也耳



目同物聰明同事也程朱衍繇文吉字何也據彖言是以元亨知無吉字也大象之正位何也猶坤之言正位居體也程傳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是也其云凝命何也朱子云凝猶至道不疑之凝命謂天命是也初之顛趾得妾何謂也朱子云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是其義也姚永樸云左傳得太子適郢注得相親說也言妾以有子見親說也二之有實何也輔嗣云以陽之質處鼎之中是也劉寬碑懷夫三事和昭鼎實然則和鼎實者大夫之事也二之仇何也輔嗣以為

五而孔疏以仇為仇匹是也有實不可復益仇匹則以相益為事是益之乃以損之故以不我能即為吉象云慎所之者不往求益也不益則不損故終无尤也王注最得其指矣鄭以仇為怨偶不知所指何爻虞云二據四婦相與為仇則爻無此義張子以仇為三三與二相比無不我即之象程朱謂初而於有疾无說蓋皆失之也三之為鼎耳何也與五相對為兩耳也劉歆云鼎以耳行革與棘通借詩如矢斯棘傳云棘稜廉也五耳柔能受鉉三以剛為耳則稜廉而不受鉉故行塞也象云



失其義者失其受鉉之宜也方雨虧悔何也悔為晦之借字也洪範曰貞曰悔鄭注悔之言晦也虧讀為愴說文愴變也齊公子無虧史記作無詭詭愴同字方雨虧悔言方雨而變晦也猶言風雨如晦謂三所處之時然也又案聘禮記注云古文賄為悔然則悔虧謂雨敗其賄賄即謂雉膏也義亦通鼎有雉膏終必見食故終吉也四則繫辭備矣其稱折足何也初為內足四為外足陰偶象二足陽奇象一足劉歆云鼎三足象三公而彭宣上書云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是說

此爻之義也春秋繁露說此經云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其言足與易繫相發矣餗者何也馬云餗也鄭云菜也說文饘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饘為饘饘廣韻云粥也據說文馬鄭二說古皆有之彭宣以餗為美實則鄭義為長也象云信如何者託為旁之料事者之詞也若曰今竟如何耳形渥者何也晁云諸本作刑剗者是也漢書敘傳彫落洪支底剗重臣用此文也剗為屋中之刑借為誅戮之義故虞云大刑也五為



耳居中為黃宜矣其云鉉何也樊敏碑云宜參鼎鉉謂  
重任也馬云鉉扛鼎而舉之也說文云易謂之鉉禮謂  
之鬯也其云金玉何也宋衷云上尊故玉下卑故金  
和良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也此以六五自象金鉉孔  
彪碑宜乎三事金鉉利貞是金鉉亦三事之任也而胡  
一桂云鉉必在耳上六五視上九為金鉉上九自視則  
為玉鉉于象尤合金以剛言故曰中以為實言五之中  
以上之九為實也玉以爻剛位柔言故曰剛柔節也  
以上鼎

王注以懼詰震其釋震亨云懼以成則是以亨于六爻  
則孔疏云自六三以下皆以震言懼蓋前一爻皆言震  
來不得為懼王云威至而後乃懼故曰震來也蒙謂王  
注最當惟震驚百里王不言雷古皆以震為雷白虎通云  
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聞雲雨同也後漢光  
武紀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  
取法于雷論衡云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鄭云雷  
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是舊義也震驚百里不  
喪七鬯卦之義但言當大變而不驚烈風雷雨不迷之



類也喪七鬯猶後世之云失箸也至長子主器則為後起之說經無此義作易在殷時殷制有世及之異不專以長子主祭也象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云者言其人能遇變不驚則出而可為諸侯也是由七鬯而推論之遂有祭主之說不言長子也句上當依徐郭晁補不喪七鬯四字不惟王注有之觀干寶注益明干寶說祭主云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七鬯者七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歐陽公引象辭有不喪七鬯四字且曰象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初之繇與卦同卦主

也象象云後有則爾雅則常也猶云後得主而有常也二之七日以反對取象貝以喻陽說皆在復卦中億億同字辭之抑也躋于九陵變而成艮也三之蘇蘇當依鄭訓為不安居不當位故懼而不安馬云尸位素餐亦即不安之義也以懼行之可免災矣九四之遂泥當依荀本作隊泥陰為泥象四居四陰之中是墜泥也史徵口義訣引鄭眾說此文云身既不安豈能安眾是亦古義之塵存者李奇云震有互體坎水象四為泥在水中是用虞義也震往來孔䷧云懼以往來是也危矣抑亦



无喪於所有事也有語詞也如有民有居之有矣所以  
无喪以其得中象云大无喪猶云甚無喪也上爻孔疏  
索索心不安矍矍視不專其訓詰過於馬鄭震不于其  
躬于其鄰虞以鄰為五是也五乘剛可懼上則遠矣而  
猶懼焉是畏鄰戒也婚媾有言王注極懼相疑太玄擬  
震為疑亦此義也 以上震

艮為止常詁也程子云艮有安重堅實之義非止義所  
能盡程子是說通於太玄玄擬艮為止又為堅方言云  
艮堅也許鄭訓艮為很象云上下敵應不相與是很義

也鄭云山立峙各於其所猶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  
與通是說很義也王注艮其背云目无患也疏未得其  
說說文艮從七目七目猶目相七不相下也據此則艮  
者目相很視不相下之義今很視其背無目相七之患  
故曰目無患也艮其背與下艮其限文同皆取很義不  
取止義不獲其身不獲很者之身也以其相背不見故  
不獲也吳徵以背為北堂與庭為對文說亦通也彖云  
艮其止晁云當依卦辭作背虞翻等无一言是尙未錯  
繆也項安世態過亟云古背字為北與止形近故訛王



對峙云虞注艮其背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是虞  
本作背尤為塙證艮其止乃初爻之文此象上下敵應  
不相與正說相背之義本文作背甚明也初二艮趾艮  
腓四五艮身艮輔艮皆為止義獨三之艮其限義與艮  
背同皆當為很說文艮很也易曰艮其限是許亦以此  
艮為當訓很很者違戾也上下違戾為艮其限左右分  
裂為列其夤皆喻相背也馬云夤夾脊肉列其夤者即  
二之夤謂隨也隨當為隨之借字說文隨裂肉也三有  
裂夤之傷是隨也二以艮腓之故不能救之故曰不拯

其隨象云未退聽則三亦未肯聽二也薰當依荀作動  
言其危足使人心動也三之繇為矯弊佚欲之義韓詩  
外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此字疑誤  
惡勞教之以恭好辨論而畏懼教之以勇曰好色耳好  
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熏心詩曰吁嗟女  
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此爻之義如此也  
四之艮身王注中上稱身孔疏九三止於下體不與上  
交所以體分夤列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  
總其身蒙謂輔嗣最得六爻上下之象孔疏合王注于



小象其義尤精蓋中上稱身者四之爻位而全卦皆止自趾腓及乎中上皆止矣則為止其全身故云止諸躬也五之艮輔非不言也艮者止其所也口止其所則言從容而不迫故有序也象以中正朱子云正字義文姚小彭王恕并云當作以正中愚按徐幹中論引此爻說之云不失事中之謂也當依朱子衍正字上九敦艮之艮訓為堅也

吾向謂易傳非聖人之作惟大象教人學易為孔子之文今觀艮象乃取論語所記曾子之言為之則是亦出曾子之後也或云曾子舉此象以教人果爾則當著易曰二字豈得沒孔子之辭竟若已出者乎歐陽公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以上艮釋文漸以之前為義即階漸之道陸所云階漸謂升階者拾級漸進也揚雄美新云鴻鸞之黨漸階用此經義即陸所本也象云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釋繇專取女歸之信如晉亦為進此漸之為進則專為女歸之吉占言



漸之進所以別於晉之進也進得位六句釋利貞象雖以正釋貞其稱位得中則皆以貞定為義又取鴻象說文鴻鵠也詩鴻飛遵陸箋云鴻大鳥也陸璣草木疏鴻鵠羽毛光澤據下云其羽可用為儀則鴻為鴻鵠可知王注以為水鳥而又皆言漸于陵陸不可通矣于者虞云小水從山流下稱于也詩傳于澗也澗即小水從山流下者也詩傳于又訓涯蓋言河于汀于則為涯單文稱于則于當為澗矣磐當依封禪書作般馬云山中般紆孔疏引馬說誤行石字此從釋文是也孟康謂般為水涯堆者

殆牽于鴻雁水鳥為說未必然也陸者虞注高平曰陸義本爾雅馬云山上高平曰陸增山上為文牽上下又象而妄增也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王注謂陵次陸者失之上九之陸石介云諸家改為陵所稱諸家不知何家胡安定改為達陸晁無說當依字作陸也虞云陸謂三朱震云窮不知返則亢上變而退之三也漸干一事也小子厲有言又一事也不相蒙也三之漸陸五之漸陵皆與下不相蒙也初象小子始進則厲而有言也漸般而飲食衎衎山中般紆之地足以養鳥也象云不



素飽者鳥亦能自盡其才於山也虞訓素為空是也漢武詔云乾稱飛龍鴻漸于般以漸般與飛龍并稱皆得志之辭矣三以陽止于艮之上是夫征不復也四與之比而在兩體不相合也是婦乘不育也孕荀作乘是也讀為乘居匹處之乘三四相比是乘居也近而不相得是不育也爻无所利唯利禦寇耳羣陰所歸故曰順相保也漸木而得桷者桷非椽也以椽喻其細枝耳細枝之在大木如椽桷之在棟故曰桷也木五也桷三也虞云四已承五又顧得三盡其象矣五之婦二也有二歷

三四以一爻為一歲故三歲不孕也此孕荀不作乘惠棟以乘為臞非荀義矣終莫之勝者正應必合也上九進極而退復歸于陸去人逾近故其羽可得而用也姚姬傳云以其羽為儀于用則尊而鴻則死矣象云不可亂者非三之漸陸者所可同也陸之叶儀古音之展轉合韻者不可以近儒之分部拘也 以上漸歸妹之名卦以震兌一體為象妹者對兄為辭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以內卦為夫家而長男自外來是歸妹之象卦雖二名而以歸義為主故序卦云進必有所



歸而太玄擬之為內皆不取妹義專主歸文也此據長  
兄歸妹名卦而孔疏乃云以妹從姊卦以男為兄女為  
妹而諸儒皆說男為夫女為婦又繇九二上六皆不主  
歸妹為文而說者必與他又例論皆失其本旨也漢書  
五行志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  
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  
孕毓根荑保藏蟄虫避盛陰之害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人君之象也此以卦氣言易於歸妹亦但取歸義與太  
玄所云陰去其內而在於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內萬物

之既者義正相合此皆觀卦繇之征凶无攸利而推得  
之者也虞氏以卦變說此經謂泰三之四不當位故征  
凶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亦可備一說  
泰五與歸妹同辭明歸妹自泰來也五上二爻變則為  
履故初二與履之二三辭亦相涉也履三兌體兌為毀  
折有跛眇之象此于兌體二陽爻折言之初在下為足  
二在上為目以皆陽也故取能履能視為吉占與履三  
義別言各有當也卦之變多矣每卦有八變自來言卦  
變者但主一爻變者為說於義未備此舉隅之教耳未



系言一之二  
可泥也孔疏妹從姊嫁之說獨可用之以說初爻初最  
處卦下姊之象也以讀之子歸不我以之以詩所云諸  
姊從之是也象云以恒謂用嫡媵之常也孟京本但云  
恒无以字尤得理歸妹以姊一事也跛能履又一事也  
文不相蒙象云吉相承者與二皆陽故相承而言也履  
二幽人貞吉此九二與之同故亦利幽人之貞卦以入  
藏避害為義九二在內履中以陽承陰易進也故戒以  
利幽人之貞韓退之賦求幽貞之所廬用此文也虞以  
幽囚說之非是諸爻皆言歸妹此獨變文著幽貞之戒

歸妹喻言也幽真正言也易道廣大言豈一端而已象  
云未變常未變其幽貞之常也歸妹以須者王樹枏云  
說文引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嬖言歸妹以姊其位未  
當故反歸以姊汝綸案王說是虞云姊初也反歸者白  
虎通所云反待年於父母之國也愆期之愆虞云過也  
五經異義許慎引此爻證姪姊年十五以上可以往嫁  
許以期為升而嫁之期也遲歸有時陸績云遲待也朱  
子云賢女不輕從人得其義矣帝乙乾鑿度以為成湯  
君者王介甫以為女君也袂不如姊朱子以為服不盛



月幾望會通都氏云盛而未盈皆是荀本作既望殆誤  
月盈則虧非象義也上六不取歸妹為文與九二皆別  
立一義上六處卦之窮卦所謂无攸利者此爻當之陰  
虛故无實羊謂兌三為兌主上以陰遇陰不能相克故  
剝羊无血據左傳當先言士後言女經誤倒耳經言士  
女明不為夫婦程傳以夫婦共祭說之朱子又為約昏  
未成之解皆非經旨大象永終者不息則久也知敝窮  
則變也其義至廣非陰陽嗣續之一端也彖云人之終  
始謂女之終而婦之始也所歸妹當依釋文一本作所

以歸妹虞翻王弼皆誤奪 以上歸妹

豐之訓太太立擬之為大矣又擬之為廓其首辭則皆  
陽氣盛滿之義輔嗣注云豐之為義闡弘微細通夫隱  
滯者也是兼太太立大廓二義為說其注彖豐大之文云  
大音闡大之大闡大字何所出孔疏不能證明說文單  
大也廣雅釋大也闡與單釋并同書序以闡大猷釋文  
闡大也闡大之訓必字書舊詁而陸氏引之輔嗣音闡  
大之大以別於大小之大也

說文踰足所履也鞞履也經典少見踰鞞蓋皆以假為



之此假當訓履王假之言王履此豐亨之運也象之故  
豐林栗云當作故亨最是尙大者言其未衰也宜日中  
當依象宜照天下之說姚姬傳云文王言此其所以風  
商辛乎姚之此說柳子厚所云聖人有心自我而得者  
也蓋履豐亨之運有易衰之憂惟宜以至明處之也蘇  
林云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徐幹云身不尊則施不  
光居不高則化不博以日中為身尊居高之謂得其情  
矣象所云日中則昃云者則推論及之非繇詞本義若  
繇戒過中則當據其未盛如月幾望之類乃得已及日

中則必有昃昃之勢何能無憂乎爻繇稱日中與卦略  
同宜明而晦故有見斗見沫之象取日食為義不取日  
昃為戒

孔疏初適四曰配主四之初曰夷主虞以三為夷主李  
鼎祚以五為夷主而配主謂四則無異說汝綸案配為  
匹偶兩陽不能為偶遇者近相接在遠相應不得為遇  
初之配主謂二也四之夷主謂五也夷即彝字常也法  
也四以五為主乃其常法也豐取明動動而前遇陰則  
能虛受故為得其所主初云往有尙四之象亦云行是



其義象辭以行也二字為句吉屬上讀動而前遇陽陽  
實為蔽塞故二得疑疾三折右肱皆不利往也雖旬无  
咎荀本句作均王注訓旬為均而鄭虞皆以旬為十日  
據象稱過旬則十日義是王樹枏按聘禮記既致饗旬  
而稍說此經旬字頗為有本汝綸案此文陰陽相得雖  
盈无咎旬盈數也盈極則虧故曰過旬灾也此文取日  
是為義

虞云日蔽雲中稱節節蔽也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  
於象最合但雲去地至近日去地至遠日在雲下乃昔

人天算之疏無是事也荀九家亦云大暗謂之沛沛自  
是日不明之義諸家作沛皆為謬說馬云節小者  
乃上六注文虞云豐大節小是馬義也至二爻四爻之  
節不得為小沛甚于節沫微于斗馬云沫星之小者是  
也疑生于不明故往得疑疾有孚謂初初以陽剛齊之  
故發若發啟發其疑也發若如考工記所云廢爾而怒  
單辭形况之也象云信以發志以本詰通其借義也  
漢五行志論日食云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  
聖人重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



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元后傳王鳳疏云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又王商傳蜀郡張匡上書對日蝕引此經據此則日中見斗日中見昧皆言日食之象師古說折其右肱云遇此灾則當退去右肱之臣此漢師舊解後儒不及也陰爻皆借助於陽二得初為有孚五得四為來章慶譽善譽也孔悝鼎銘率作慶士鄭訓慶為善也

說文豐大屋也易豐其屋通卦皆作豐獨此文作豐故說文獨引豐屋之文明他又作豐也釋文於卦繇詳說豐義於上六獨引說文豐字明豐獨上六之異文非全卦之異文也此足明卦名有數義諸爻不必專主一義知此則如黃離振恒等各假卦名立義而皆非本詁尤為塙證也此文之節與前節不同當依鄭薛作菩而訓依馬義為小蓋豐為大屋借為凡大之稱菩為小席借為凡小之稱豐屋節家如馬虞義則猶云大其屋小其家耳蔡邕釋誨云欲豐其屋乃節其家義與馬虞



正同也。閔其無人。淮南子云：無人者非無衆庶，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此初漢師說論衡亦云：非无人也。无賢人也。本淮南義也。象云天際翔集，解本作天降祥。孟云天降下惡祥也。鄭讀際為際，翔鄭王肅作祥，蓋古本作天際祥。而孟說際祥為降下惡祥，非經字。經作降祥也。輔嗣作翔，王樹枏云：翔者祥之假字。堯廟碑：翔風膏雨，即祥風也。吳仲山碑：出入教詳，即翱翔也。自藏家本皆作自戕，則藏字乃輔嗣孤本，不足據矣。以上豐旅之名卦，姚信以卦變說之云：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

其本體故曰客旅。太玄擬之為裝，云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是旅者陰入而陽將去，有若寄寓故名旅也。陰自下而上至五，是為小亨。凡亨皆言陽，此謂陰亨。故文加小也。重言旅者，上著卦名下，斥占者言旅道可以小亨。旅人占得之則吉也。所以吉者，柔順乎剛，止麗乎明，因不失親也。象贊旅之時義，王注物失其居，咸願有附，智者有為之時，得其指矣。大象明慎取，離明不留，取艮止明而止之，惟刑獄為宜也。初六斯其所，三字為句，與瑣為韻，取穴猶起凶見凶之例。爾雅斯，寓也。



廣雅斯敗也斯其所者失居之象象云志窮釋瑣瑣之  
義鄭陸並云瑣瑣小也見小故志窮也即次懷資有懷  
壁越鄉之懼以得僮僕而終无尤九家以得僮僕為句  
貞一字為句自輔嗣以來皆以貞屬上讀則貞當訓為  
心余謂晉語不更其貞貞亦當訓為心也若不從心字  
之詁則仍以九家讀為當矣三近离火故象焚次以剛  
馭下故喪僮僕貞象云以旅與下方言與操也在客旅  
而操切僮僕故曰以旅與下也其義喪也馬云義宜也  
解象傳義无咎也王注義猶理也凡傳之言義者兼此

二詁也得其資斧眾家本並作齊斧應劭云齊利也讀  
如齊衰之齊王弼本作資同聲相借也王樹枏云齊資  
同字考工記注鄭司農云故書資作齊是也齊斧以喻  
威柄旅于處即處于旅猶云室于怒市于色也處旅而  
得其威柄蓋位輕而權重故心未快射雉一矢亡者乾  
變而為離之象也陽為矢五變為陰是一矢亡陸希聲  
云雉文明离象象离為射雉乾變為一矢亡易之取象  
大率如此可推知也終以譽命虞云終變成乾是也成  
乾則終以善名矣譽善也

見淮南本經注

命名也象云上逮者



上之陽逮及之也。離為飛鳥為火，在卦之上為巢。離為牛，陽將變陰則離體不見，是牛喪也。易當依王肅音，亦與大壯同象。云終莫之聞，王念孫云：聞猶問，謂相恤問也。漢成帝報許皇后詔曰：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咷而无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成帝此書采劉向谷永之言為說，而喪牛于易釋為牛亾其毛，亦異說也。五

行志云：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有三戴，穀燒死。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戴貪虐之類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按成帝書云：庚子鳥焚其巢，即此事也。書云：五月志云：二月必有一誤。以上旅說卦巽入也。儒者用廣雅說之為順，非也。八卦中坤已為順，此不當同之。太彖擬之為翕，陸續云：翕亦入也。所以取入義者。太玄云：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物。



退降集故為入也太玄以卦氣推之為處暑氣終白露  
節起而五行志劉向引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  
與太玄不同殆用稽覽圖與孟京卦氣異也云小亨者  
陸續云陰為卦主是也彖以柔皆順剛釋小亨以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釋利往利見王注利見大人云大人用  
之道逾隆也據此則易之利見大人皆謂大人利此卦  
也巽乎中正之巽不訓為入尚書女能庸命巽朕位史  
記易巽為踐是巽有踐義巽乎中正踐乎中正也彖象  
均言申命者巽為命令蓋取象於風重之故言申也象

云行事者荀爽云法教有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曰  
行事也初云進退者欲入不入也武人剛也變為剛則  
無疑矣繫云巽德之制也巽有制義二云巽在牀下者  
制在牀下也荀云牀下以喻近也言牀下以明將之所  
專不過軍中事也上之巽在牀下荀云軍罷師旅亦告  
于廟荀義殘缺不全於上云亦告于廟是二之巽在牀  
下為告廟之事而牀為廟中之物九家云上為宗廟禮  
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  
曰巽在牀下其說略同荀義其言將帥行軍未知是否



其以牀為廟中之物當有所據剝四京氏作剝牀以簠  
云簠祭器是亦謂牀在廟中與荀合也周禮掌次大旅  
上帝則張絜案注云以絜為牀于幄中祀五帝合諸侯  
師田皆設重案注云重案牀重席也據此則席必在牀  
顧命所敷諸席亦皆敷于牀也掌次諸侯師田孤卿邦  
事亦設案是天子公侯皆有案案即此經之牀也荀所  
云近所云告廟者此也史巫皆廟中所有事者紛若者  
盛也謂禮儀之盛也程傳訓多史巫有常數不以多為  
貴王注紛若吉自為句亦恐未然象云紛若之吉乃約

其辭而不全舉耳非此二字自為句也三之頻巽鄭虞  
王弼皆訓為憂蠶荀云二者將帥三者號令又云號令  
不行故志窮疑荀讀頻為頻數號令頻數是以不行此  
巽為號令不訓入也四之田獲三品翟元謂下三爻是  
也承剛有悔入據下三爻則悔亡而有功矣五之悔以  
履柔也貞於剛則吉而悔亡四為外卦之初上則終也  
初陰終陽為无初有終先庚後庚即无初有終之喻也  
十日始於甲而終於癸先庚三日才至于丁未到甲也  
是為无初後庚三日則至于癸十日終矣是有終也至



太玄斷云庚斷甲我心孔頑則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此以十日配五常漢世始有作易時無此說也上之巽在牀下與二同辭依荀及九家說為告廟象云上窮者窮无所入而聽於神也喪其齊斧失威柄也正乎凶釋貞凶謂貞字如攝提貞於孟陬之貞故云正乎凶王引之云廣韻正當也王莽傳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初發長安凶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有酒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據此疑荀以將帥說二上兩爻殆亦古義 以上巽

兌之亨利貞皆以二五言之三上皆陰虛陽氣上通故亨二五居中過中則比于柔故利貞定也象以剛中而柔外釋亨義以順天應人贊貞定之所以利也大象麗澤鄭作离澤离麗同字史記高漸离論衡作麗周禮校人麗馬一圍注麗耦也曲禮离立离坐注离兩也朋友講習相悅以解也六爻皆取朋友陽與陽朋陰與陰朋初和於二二孚於初初象云行未疑者疑讀陰疑于陽之疑去陰尚遠故曰未疑二之信志信初也信初則亡其比三之悔也此內卦二陽相友也四云商兌鄭以商



為隱度是也如趙充國疏所云虜必商軍進退之商說  
 文商從外知內也商兌者隱度以說於五未寧者不自  
 安於比三也馬云介大也比三大疾也有喜謂良已也  
 能商兌而未寧則介疾為之有喜也五當字四與上又  
 比故戒其孚於上也名上為剝者程子云陰消陽者也  
 象云位正當者言五位近上正與剝相宜也此外卦二  
 陽宜相友而皆與陰鄰故四未寧而五有厲也三之來  
 兌謂上來也上之引兌三引之也象云未光光讀為廣  
 卦有四陽不相悅而獨引於三是未廣也此二陰之相

友也

王引之謂易中光字多訓廣也

陽孚於陰則戒以有厲陰之引陰

不足怪也故緩其辭曰未廣而已 以上兌

換之義序卦云散雜卦云離卦之辭不能盡通太立擬  
 之以文范望云華實彪炳負有文章汝綸謂換與與煥  
 通借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詩卷阿傳伴與廣大有文章  
 也是換有文義說文與一曰大也大疑為文之誤字又  
 呂覽釋換為賢亦古訓之塵存者歐陽公云換者流行  
 通達之謂據此不能專以离散說此卦也王假有廟謂  
 告祭於廟說見萃繇梁武帝音賈得其義矣用拯馬壯



吉說者以用拯為句馬壯為句而訓為拯救拯拔王注  
明夷云可用拯馬而壯吉此注云可以遊行皆不以拯  
救為說而拯馬連文明夷上有夷股之文救義尙可施  
用此又并無危難突言拯救於文未安且漢人多拊馬  
連讀說文手部拊引易曰拊馬壯吉車部輦云讀若易  
拊馬之拊而孔彪碑亦云拊馬繩害皆是若拯為救拔  
則不得截拯馬為文矣據良不拯其隨釋文作不承此  
拊鄭訓承承拊同字莊子大宗師云若不足而不承李  
注承迎也承馬謂迎之以馬也明夷以九三為馬此以

九二為馬皆在前故曰迎也以陰迎陽故象皆云順也  
據虞注初又吉下有悔凶字換奔其机者机即几字禮  
器也換文也奔賁通借机謂初也物相雜曰文文飾其  
机足以據矣故曰得願也換其躬換者离也脫身避難  
也義海載劉緯說謂如晉重耳內有坎難而志在外是  
也呂覽載史默引易換其羣元吉說之云換者賢也羣  
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換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說  
苑亦載其文史默作史黯此周秦舊說未知其與小象  
孰為先後也由史默之說推之則程傳以換有丘二語



為贊美之詞殆是矣廣雅丘眾也言既賢又眾非等夷  
所思及也此文以換為賢通之他又則室矣以此知古  
人說易不能以一義帶也換汗其大號劉向說號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再言換者程子云上謂換之時下  
謂處換汝綸疑換汗為疊韻連懸字狀其大號之盛也  
王樹枏云杜甫南郊賦沚乎換汗是其證矣宜以換  
汗為句其大號換為句此二句自為韻也韋元成詩惟  
懿惟英師古注英盛也其大號換謂大號之盛也劉程  
二說疑皆失之王居元咎與位稱也血去逃出程傳逃

一本作惕所云一本謂虞翻本也虞云坎象不見故其  
血去惕出虞蓋讀換字句絕其血去逃出五字為句其  
讀是也又虞注小畜惕云憂也此逃亦云憂也逃無憂  
訓是虞本作惕也古逃字或作惕惕字或作愁故二字  
相亂象云換其血程傳謂血下脫去字是也諸儒依象  
斷去逃出三字為句甚不詞或云象文增減無定如小  
畜有孚惕出減血去二字坎習坎入坎減習字遯執用  
黃牛減之革二字皆其證然此傳減去字文執殊未安  
知傳寫誤脫矣馬於小畜血讀恤此當同之 以上換



雜卦節止也此節之本詰卦不取止義馮當可云在學  
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在財為搏節在物為符節在臣  
為名節在君師為節制此於節之名義殆盡之矣虞云  
泰五之三象稱剛柔分而剛得中者以卦變釋亨義當  
位以節中正以通重以九五釋亨也其義則孔疏云制  
事有節其道乃亨是也歐陽公云所謂苦節者節而太  
過持于已不可久雖久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貞也異  
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  
仲子之徒是矣潛夫論云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

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歐公善說繇文潛夫善明象義矣初二兩爻明  
進退之節陽實陰虛易以陽在前為塞陰在前為通初  
之不出以九二在前故曰知通塞二則通矣可出而不  
出故有失時之凶也張南軒以禹稷顏子說此二爻當  
矣三四以節度明之不節則嗟嗟讀為差太玄度云小  
度差差此嗟若猶彼所云差差也象云不節之嗟猶玄  
測云小度之差也言不以節度制之則有差貞之失也  
四之安節安於上之節度也五上相對為文皆以節操



明之甘節者有美操也居貴位而有美操與位相得故曰居位中上之苦節與卦辭異蓋夷齊龍比之行也貞凶謂所當者凶既之時也以苦節當凶既可以無悔矣儒者說貞凶悔凶皆非也 以上節

中孚豚魚四字為句此與履虎尾否之匪人同人于野艮其背皆以卦名屬下成文與他卦先舉卦名而後繫繇者自別象云信及豚魚蓋亦以四字連讀其云豚魚吉則緣上已釋卦名此不更舉故節約為文象象多此例也虞黃作遜魚義難強通遜豚通借太玄管云師或

導射豚其墀以豚為遜此經本或作遜乃借遜為豚耳不得望文說之後儒以豚魚為江豚尤為謬解荀云艮山陸豚所處兌澤魚所在豚者卑賤魚者幽隱當矣中孚豚魚者言其中也可驗于豚魚矣孚者驗也漢文帝遺囚奴書云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化邦之道可驗于豚魚也象云信及豚魚信為孚之本詁象例主本詁也鄭相卿例以誠動金石是其比也孚貞應天天之氣序不忒是信也今信不改易是應天也孔疏近之矣此卦亦



兩爻相比初之虞吉與二相應和為驩虞也二之子和  
初和之也初與二同德故云志未變若上應四陰是有  
它而不安矣易之稱吉大吉元吉之外惟萃二云引吉  
此云虞吉他卦無之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  
云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曠未  
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  
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此初漢師說得經指矣二之好爵孟云好小也爵當  
為飲器故可云小若爵位不得言小矣靡孟云共也此

與好小之說皆古訓屢存不宜改用俗詁鶴鳴子和同  
聲相應也好爵與靡食之飲之中心好之也故曰中心  
願也皆謂與初合德也三之得敵荀云三四俱陰故稱  
得敵是也四之馬匹謂三也左傳車從馬杜注坤為馬  
京氏易傳亦說坤於類為馬是陰有馬象兩馬為匹今  
去三而上承五為亡其匹為絕類而上王注所以云弃  
羣類也五之孚者上也故曰攣如與上連也象同小畜  
矣上之貞凶張子云居中孚之極將變為小過故小過  
初六曰飛鳥以凶姚姬傳云小過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正與此相反皆得比事屬辭之義翰音謂鶴也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故高音登於天也虞云翰高也高音登天而貞凶者為其不可長也與二之在陰有和者異矣雞稱翰音者後世名之耳作易時未有也漢書敘傳云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注朱博拜時聞有鼓音也班氏之稱翰音亦以高為義不謂翰音為雞也漢魯恭議冬至斷獄奏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據此則大象以卦氣言易矣諸儒于中孚之象求之宜其失也

以上中孚

孔疏王於大過音相過之過小過亦與彼同周氏等兼以罪過釋卦名失之遠矣今據淮南子引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太玄擬大過為失擬小過為差則周氏并未為失王引之云過者失也陽爻相失謂之大過陰爻相失謂之小過解者以為過甚過越皆非經意按經云弗過過之明為過越而大象過恭過哀過儉明為過甚矣易之辭不可以一端盡也蓋名卦以陰過於陽而兼有過失過甚之義猶太玄之差本為過差而云物差其容則義為差次亦不專一義也



貞者定也利貞云與時行者時貞則貞也飛鳥之象宋  
衷云二陽在內上下四陰有似飛鳥舒翮是矣虞以為  
妄而別以卦變說之云离為飛鳥文王作易豈如是乎  
此妄者以不安為妄也飛鳥遺之音郝懿行云假鳥言  
示義如飛鳥相呼云不宜上飛惟宜下降如是則大吉  
其說當矣初云飛鳥以凶者以與也此无妄之凶也言  
是凶乃飛鳥所與者謂其來之無端也故曰不可如何  
也二之所云祖者四也妣者五也君者三也臣者初也  
二五相應今過四陽而遇五陰是過祖而遇妣也陽一

君而二民三為內卦之君今不及之而下與初比是不  
及其君遇其臣也象云臣不可過過者失也言臣不可  
失之也三四智云弗過者言下二陰之不能過越乎三  
以三為之防也從或戕之謂上來戕三也從如又從而  
振德之之從隨之乃從維之亦與此從同義也上二陰  
之不能過越乎四以四與五相遇也遇之可也若往而  
比五則危必宜戒備也勿用者戒其有為如乾初之言  
勿用也永貞者祈其久安如坤用六之言永貞也象云  
終不可長者君子之於小人可暫遇而不可長相與也



陰氣上聚而不下施為密雲不雨之象故云已上辭同  
小畜以卦變也諸儒說卦變惟主一文如此等則皆五  
爻變之凡例矣朱子以小畜自我西郊為文王自謂此  
亦同之皆在岐下之言以此證爻辭作於文王不作於  
周公尤為塙據爻義不能有害于陽乃弋取在下之陰  
為取彼在穴之象鳥在上則為飛在下則為在穴密雲  
不雨不宜上也取彼在穴宜下也上之弗遇不與陽遇  
也過之過乎陽也飛鳥離之有網羅之害也此以鳥遇  
網羅喻過之之凶咎也是謂災眚指而示之之辭也此

過亢之咎也已上已亢已之言過也以上小過  
鄭云既已也盡也齊度也按既對未為文則但取已義  
太玄擬既齊為成擬未齊為將是齊有成義也釋文云  
亨小絕句以小連利貞者非自虞翻已讀亨小為句此  
因彖為說蒙謂彖自與繇異義繇云既齊亨者陽通也  
小利貞者陰不宜更進也初吉者以陽剛始也終亂者  
以陰柔終也若如象云小者亨而利貞以剛柔正為言  
則繇文當依胡安定亨小作小亨矣依文讀為亨小則  
不詞也彖於初吉亦以柔爻言之其云終止猶云終竟



而王注由止故亂又非象悔也思患預防荀云六爻既正必當復亂君子象之治不忘亂歐陽公云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既濟則思患預防也可謂發聖人之微言矣初云濡其尾本義以為狐說本何安然未濟言狐既濟無狐象此云尾者离為牛也逐尾者兌為羊也明夷于飛者日之謙當鳥也牛以駕車而涉水故有曳輪濡尾之象劉牧云世已畢濟初居其後志在濟而剛克不可為咎得其象矣婦二也第以喻陽也喪其第者陽變而為陰也七日得者

終此卦至未濟之二則陽復矣第者王用馬義以為首飾于古無證鄭用詩傳以為車蔽詩云翟第以朝是也象云以中道者言更行七日復得居中也高宗伐鬼方孔疏云殷道中興事同此文故取譬焉其說是也乾鑿度云孔子曰既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凌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征伐遠方三年而醜惡消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此可謂善言易之時矣淮南王諫伐越書云鬼



系言一之二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  
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是象之所以云憊也  
縹有衣初太玄迎擬之云裳有衣襦測曰裳有衣襦陰  
感陽也按此經縹當為襦初當依說文作絮左傳徵蹇  
及襦說文褰絳也襦短衣也襦有單有複今更著絮於  
襦中以戒寒也故曰襦有衣絮衣非入衣之言衣絮于  
襦也東鄰殺牛說苑釋之云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不  
貴華誠有其實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  
之文必考其實此與坊記苟無禮雖美不食之言足以

相發鹽鉄論說此經云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弟  
亦是義也鄭以互體言之云離東鄰坎西鄰按五為坎  
主二為離主固不必以互體取象也此卦以文王與紂  
為說久矣幽通賦已云東以虐而殲仁曹大家引此經  
而注東以紂胡一桂以為先儒說經之過是也若知  
爻辭為文王作則其說尤不待辨而知其非矣上之孺  
者荀以必當復危說之最善復危則難又在萌故象為  
孺者象云何可久者言不能久安也卦及六爻皆有戒  
辭者乾鑿度云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



以上既濟

序卦云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易六十四變至既濟而剛柔皆得位可以止矣荀虞以消息旁通說易大氏六十三卦皆求至既濟而定雖不盡然要為易家觀象之遺學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定可以止矣而不止者定則不變而窮受以未濟以著易道之不窮也未濟之所以亨以其有可濟之才也以陽言之謂一也剛在險中而上求四與上皆開通而無阻故曰亨也陰在陽前故陽行無阻也象以柔得中為亨義似未盡取象小狐

孟云坎穴也狐穴居此未然也解以三陰為三狐則狐陰象也孟又云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古儒者能盡物性此當有所受云小狐者說文云狐小前大後小狐前行幾濟而濡尾則大狐不進矣故曰不續終也春申君云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與今卦繇不同疑所引為初爻繇今易初六下脫狐涉水三字也韓詩外傳云宦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善明不續終之義者也象云未出中者以六



系言一之二  
五言也陰為狐三陰五最在前為小狐未出水中為未  
濟若至上則出中矣易于既濟則戒之于未濟則勉之  
王注剛柔應故可濟是也彖云雖不當位剛柔應者所  
以補繇義之未及也王注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  
濡首不反至於濡尾不知紀極也劉牧云既濟初爻謂  
居其後此言首先涉深不知其極詞雖同而向背之義  
異汝綸案既濟濡尾牛也此濡尾則狐也虞云狐獸之  
長尾者也尾謂二蒙謂尾乃初非二也故初云濡尾二  
之曳其輪則仍取离牛既濟以离初在牛後為輪未濟

以坎二在离後為輪也孔疏曳其輪者言其勞也得象  
義矣六三既云征凶又云利涉大川義自違反荀云征  
上從四則凶利下從坎王注略同易言涉川不盡有坎  
且未濟固進而求濟其或貞吉亦未有反退以為利者  
步川乃以濟難豈謂反施哉朱子疑利涉上有不字李  
心傳說同汝綸疑征當為貞位不當故貞凶而利涉也  
震用伐鬼方者文王自言伐昆夷之事也大國謂殷室  
猶言京邑京亦大也震與祗通借晁云漢名臣奏引此  
震作祗孟京虞一行并訓震為敬文王自言其專征伐



之事故云敬也象云志行者得行其興衰之志也王注  
伐鬼方為興衰之征是也君子之光有孚字讀需有孚  
光之孚謂孚采也象釋為暉暉即光之采也他陰多言  
柔此獨取离文明為象言各有當也有孚字飲酒者輔嗣  
於大壯初九有孚說為可必此有孚當同其訓言齊難  
之才可必之于燕逸時也難至而濡者則其失也亦可  
必矣爾雅之子是子也是與之同失是猶失之也有孚  
失是者可必其失之也爻本无咎而為失之辭以戒之  
也象云不知節虞訓節為止言燕逸不止至于難至而

不齊也龔原云易卦以未齊終未齊之爻有得有失亦  
以未齊為終也

未齊小象初六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云極字上  
下韵不叶恐是敬字錢大昕云廣韵亟敬也方言自關  
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以極為敬甚合  
但不必破字耳姚姬傳云既齊末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未齊首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其文蓋相承汝綸按姚  
云文相承者以亦字言之然同人初象云又誰咎也頤  
初象云亦不足貴也於上皆無所承此亦未必果承上



也惟以韻讀之而知其文之相承為無疑耳錢謂極有敬聲可與正協韻其實極自與久協韻二卦之象韻實相屬小象如損益二卦通用一韻无妄大畜用韻亦相屬皆與此二卦同例朱子云考上下韻不叶者殆未詳審也 以上未濟

往年有與張廉卿論易繫書其略云惠書開示易繫大旨斷分章義積年障蔽為之廓然惜未詳著其所以然之故愚心蓬塞尚未盡通下繫辭理易明得執事之說愈益暢曉獨上繫向不明了尊論體用一貫謂乾坤易

簡為德謂辭變象占為業似於脈理尚未分明且易繫自以易簡分隸德業今以乾坤易簡專屬之德亦未甚愜洽也鄙意太玄擬易其所以擬易繫者乃有數篇竊疑易繫本有數篇後人分為上下者乃分卷非分篇不必執卷為篇上繫節次復為傳寫所亂妄擬將大衍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分出別為一篇而以釋大有上九者續解六三之後其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承所釋諸爻以起後文變通神明之說似為文從字順即前文論議亦有要歸矣大衍一篇專明卜筮前後均無此



意入之篇中終疑齟齬不合又其詞頗近陋如所云象  
兩象三象閨象四時當甚當萬物之說皆漢人迂論其  
稱易之至精至變至神與夫深者幾者大氏皆就卜筮  
見之耳此何當于本隱以之顯者之萬一哉兩儀四象  
以生八卦是謂卦由著生與下繫仰觀俯察始畫八卦  
之辭不合而聖人則圖書之說久為儒者所詬病尤者  
至謂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鄙俗人之言也上繫別出此  
文自為一篇而前後文共為一篇其辭義皆精好矣至  
執事分章諦審殆無可疑汝綸所小異者謂有一章合

為一章易與天地準至崇效天卑法地為一章而以天  
地設位為下章之首其下繫天地大德五句宜歸前章  
象也者象也與象者材也為上下文樞轉不應分屬二  
章此兩章當合為一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十字  
前後二見其二皆簡札斷爛而誤行似亦明白無疑者  
汝綸于此經向未擘究徒憑私臆妄貢所疑伏望更詳  
賜教以祛煩惑幸甚

附廉卿所分章上繫為五章并著鄙說之異者於下  
天地定位至成位乎其中矣

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各指其所之 第二章 汝綸謂此與前為一章

易與天地準至易簡之善配至德 第三章 汝綸謂至卑法地止

子曰易其至矣乎至聖人則之 第四章

易有四象至未 第五章 汝綸出大衍至所以斷也別為一篇餘則自天地設位至未通前後為一章

下繫為六章

八卦成列至聖人之情見乎辭 第一章 汝綸謂當至禁

民為非句止

天地之大德曰生至象也者象也 第二章

象者材也至立心勿恒凶 第三章 汝綸謂起古者庖犧至此共為一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至巽以行權 第四章 汝綸謂至未為一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至故吉凶生焉 第五章

易之興也至未 第六章

廉卿依李安溪以上下繫各為一篇汝綸謂上下繫當



分為三篇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王介甫云此言易書未作以前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自然之易剛柔相摩以下言自然之八卦

蘇子瞻說在天成象一語云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也故在云者明其一也此說最善

韓注剛柔相摩言陰陽之交感八卦相盪言運化之推移不以八卦為易卦程傳云八方之氣相推盪用韓說

也朱子以為易卦之變化故於雷霆風雨云是易中所  
有則朱意當如虞翻雷震震艮風巽雨兌日离月坎之  
說惟謂艮為震虞氏一家之說未足為據則雷霆風雨  
云云皆當為造化之事歸熙父云自天尊地卑至坤以  
簡能通論造化是也獨程傳以八卦為八方之氣則亦  
強為之辭此八卦謂造化自有之象如下言乾坤者耳  
韓注為不可易矣

朱子說乾知大始云知如知州知縣猶管也王念孫引  
周語知晉國之政呂覽知鄭國之政注皆訓知猶為此



亦所以證明朱說蒙謂此四句皆言乾知坤能言乾之知也所以為泰始也坤之作也所以成物也作即能也故下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言乾之所以為知者易也坤之所以為能者簡也以知屬乾者孔疏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是也

成位乎其中馬王肅本上有易字以文執定之馬王是也韓本奪易字成位其中不知何物朱子云成人之位不言人而但言成位亦不詞矣據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則此文成位上有易字無疑此云其中則上

云天下之理當作天地之理下彌綸天下之道一本作天地之道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之文是天地字往往與天下字相亂也上不言天地下何得云其中哉馬王有易字韓本無者蓋因下始言設卦觀象繫詞此不得先言易耳此所云易與上言八卦言乾坤皆謂造化自然之易所謂畫前之易也聖人設卦以下始言聖人所作之易文義自不相復

此上言造化之易而易則易知至可大則賢人之業則就人事以推論易簡之效明君子學造化之道也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王介甫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

聖人兼謂伏羲文王也觀象繫辭謂象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謂變占象辭就不動言之變占就其動言之吉凶者失得之象四句言象自其不動言之六爻之動二句言變自其動言之虞本作晝夜者剛柔之象據韓注以悔吝晝夜對文似韓同虞本但晝夜非易象所有作剛柔者晝夜之象當是衆家本所同也進退謂消息晝夜喻陰陽也此云變化剛柔以爻位言與上剛柔相推

句言變占者辭同義異三極鄭韓云三才是也此吉凶得失觀象之事下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云云則玩辭之事故不嫌其複君子所居而安四句言無事時學易之事故不言變占易之序陸績云序象也不必依虞破字為象云爻之辭兼卦辭言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即上所居而安四句之義覆舉以起下變占也動者有事時用筮也象者言乎其象承上觀象自其不動言之爻者言乎其變承上觀變自其動言之其文義與上相屬中間不容隔以大有爻辭其云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于上文不属此十字衍文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至各指其所之王介甫云此因前之義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孔疏象謂卦下之辭爻謂爻下之辭其說非是據乾鑿度象謂七八言其不動者也爻謂九六言其動者也說已具乾卦中

齊小大者存乎卦此卦非卦爻之卦說文卦筮也史記田完世家贊云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與此文之卦正同謂筮也小大如所云小貞大貞謂所

筮之事小大也下卦有小大義同云齊者馬注呂荆天齊于民云齊中也此齊謂折中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此言君子用易之事上繫辭焉而明吉凶言聖人作易之事歐陽公以此為繁行叢勝則未然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通借說文介憂也

震无咎之震為振之借字无咎者救過之不暇嫌於不振也能悔則有振作之執矣

自起至各指其所之為第一章言聖人觀造物而作



易以為人用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无體王介甫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

易與天地準京云準等也彌綸王肅云纏裹也天地之道一本作天下者非是仰觀俯察以下皆上句言易下句言天地原始反終即下繫所云易之為書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精氣遊魂亦指言易道鄭云精氣為七八遊魂為九六殆是也蓋幽明者天文地理也易能仰觀俯察故學之而知幽明死生者始終也易能原始反終

故學之而知死生鬼神者精氣遊魂之物變也易之七八不變九六而變者同之故學之而知鬼神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聖人所不言歐陽公云質之夫子平生之語知非聖人之言也與天地相似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皆言易道旁行而不流流當依京作留言陰陽之氣普行于六十四卦而不留滯時位推移隨而消息盈虛有樂天知命之象焉故不憂也安土以喻其順乎時位敦乎仁以喻陰陽之相生息故云能愛也神无方神謂天地此以上正言易之準天地歸熙父云此章止言易



道之大無聖人用之之說是也歸氏依朱子所分章  
 韓注神无方而易无體句云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為也其說未是自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至君子之道鮮矣乃是言神无方耳自顯諸仁以下言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云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朱子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竊謂程朱之論至矣而未必為大傳本指程于一陰一陽上增所以字朱於陰陽内分理氣大傳則但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耳莊子云易以道陰陽則即於陰陽見道其亦

可也說苑夫占變之道一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此以路訓道孔疏物得開通謂之道司馬温公云反復變化無所不通皆以通訓道揚子法言道也者通也是其義矣  
 朱子云繼言其發也善謂發育之功陽之事也成性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蒙疑發育之功仍即陰陽之道歸熙父云繼如善繼人之志之繼謂人繼承接續此道繼之者善天理之在人心者如歸說則



是成性矣似亦未當也竊謂善即易簡也故下云易簡之善配至德虞云繼統也繼之謂統陰陽猶乾象所云統天統陰陽者即程子云所以一陰一陽者也言統陰陽者易簡也成者備也備陰陽者性也

君子之道鮮矣釋文記其師說云鮮盡也此訓得之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百姓日用言道之無不在故曰盡也朱子云盛德大業至矣哉止是說易理非言聖人是也此不惟不言聖人亦并不言造化若云造化不與聖人同憂亦殊不詞呂覽開春篇君子在憂注憂阨也聖人

吉凶與民同患則會有阨時易則示入吉凶使之趨避而不與其阨也示入吉凶所以愛人故曰顯諸仁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藏諸用此皆言易之所為无體也故曰自君子之道鮮矣以上言神自顯諸仁以下言易也

生生之謂易張子云生生猶進進也蒙案進進雖本古訓施之此文似未合此當如天地大德曰生之生大戴本命篇云化于陰陽象形而發曰生疑本古易家說列子云不生者能生生亦疑本易家說也荀爽云陰陽相



易轉相生也孔疏云生生不絕之辭義自勝張說效法  
之謂坤朱子云效呈也馬韓作文法云故也陰陽不測  
之謂神此神謂易道之神也上神易對言則神為天地  
此渾言之則即神即易

贊易廣大悉備輒舉乾坤者乾坤非易卦之乾坤乃指  
謂天地也上言易之廣大下言天地之廣大故云配也  
云大生廣生者生非生物之生生猶出也言天之大出  
于專直地之廣出于翕闢也蘇子瞻云小生于雜隘生  
于疑專直生大翕闢生廣得其義矣而未盡也專直對

文專當讀為團言乾靜團而動直坤靜合而動開也歸  
熙父云翕止閉翕其所謂專者闢止開闢其所謂直者  
天地止一氣而已所以韓康伯云乾通乎形外坤則止  
乎其形者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所云至德謂天地易簡之德也此終  
與天地準之義易之廣大配天地之廣大矣易之變通  
陰陽易簡配天地之四時日月至德故曰易與天地準  
也準義已盡下又舉子言以證明之易準天地要歸于  
易簡易簡所以為盛德大業也夫德業之效天地孔子



言之矣

孔疏語之別端故言子曰朱子疑子曰字為後人所加皆以大傳為孔子作歐陽公決為非孔子作則以子曰為講師之言女綸謂大傳非孔子作歐說殆不可易至其所稱子曰則固引孔子之言不必目為講師也若吳幼清徑刪子曰字則繆矣

韓云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朱子云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胡一桂云聖人謂作易之聖人

自易與天地準至卑法地為第一章言易準天地而要歸于易簡之德業以申前章易簡得天地之理之說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成性承上成之者性而立文爾雅存存在也言所成之性常在即道義之門道義之門至嘖至動由此出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王介甫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



至蹟京作噴朱子訓為雜亂引左傳噴有煩言為證案  
 荀子正名篇噴然而不類亦當為雜但字書無此訓又  
 據下探噴索隱太玄立瑩云陰陽所以抽噴噴情也皆  
 與此經文同太玄訓情用京義今按當依小爾雅訓深  
 為是天下至深者不易形而以卦畫形象之是為象物  
 宜物事也爾雅釋詁宜事也會通荀云陰陽動移各有  
 所會各有所通典禮韓云通時之所用並是也象又承  
 前象言象又言變為文以不動者為象以動者為文也  
 前以繫辭明吉凶屬象此又以繫辭明吉凶屬文蓋居

則玩詞故曰明動則占詞故曰斷也惡讀為誣說文誣  
 相毀也一曰畏亞說文畏亞即畏惡惡亞誣同聲通借  
 故此惡荀本作亞亞惡皆誣之借字深者易招人毀猶  
 動者之易亂故言不可誣不可亂也至動釋文云眾家  
 本並然鄭作蹟云當作動案虞云動舊誤作噴則不獨  
 鄭本作蹟矣要此蹟為動之誤也擬議以成其變化朱  
 子謂此變化言人動作據張根吳園易解云象有定體  
 故言擬又主通變故言議而吳氏纂言亦以擬之後言  
 之言為所定之卦名蓋即上文所云象也皆依孔疏以



擬之後言為覆說上至蹟不可惡議之後動為覆說上  
至動不可亂也如此解則擬之即擬其至蹟者議當依  
陸續姚桓子荀柔之作儀儀法也法其至動者以為爻  
爻言其變故云動也變化仍謂易之變化也下引夫子  
所論八爻以明易辭所為擬儀變化之大指而他卦爻  
皆可推知也

易言鶴鳴子和其象類至廣夫子即言行動天地以證  
明之其說同人則但發同義不為先號後笑作疏解也  
藉用白茅則闡明辭義矣勞謙有終則先釋勞謙後復

廣明謙德至說不出戶庭則與說鶴鳴子和同例即慎  
密以證其義也負乘致寇從寇立文大有上九易辭但  
著天祐之吉而未明言其故夫子乃發明爻有二德諸  
所論說不主故常不惟示學人讀易之方并足為後人  
說經之九例亢悔之說文言及上繫并引其文尤足證  
易傳所稱子曰確為孔子之言而文言上繫則決非一  
人之手也

王引之云廣雅機朱也朱與柶同樞為戶樞所以利轉  
機為門柶所以止扉



風俗通兩引出處默語并稱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  
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所稱殆是漢今  
文三家之易傳

說苑云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  
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按劉此文則不德當為  
不置以勞而不伐為臣之厚以有功而不置為君之厚  
蓋劉所見本德作置也鄭本作置乃云置當為德與子  
政異說矣

潛夫論云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舜勅龍以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喉舌以示小民  
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按此借易以證成  
已說非易本旨

易曰自天祐之節張子云此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  
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朱子云此无所屬恐是錯簡  
蒙按此上自大衍至所以斷也別為一篇傳寫羸亂今  
別出之則此與上七爻相屬矣此下書不盡言即承上  
論說八爻而言之



子曰書不盡言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朱子云兩子曰  
宜行其一非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語孔子之言也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傳者述孔子之言而因  
以發難也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以下五句則又引孔  
子之言以解其難也變通盡利謂變占也鼓舞盡神則  
言易之書能使人興起是其所為神也

乾坤其易之蘊至或幾乎息矣王介甫云此言自有天  
地與天地相無窮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至謂之事業  
王介甫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乾坤其易之蘊韓注縕淵奧也此節四言乾坤上三乾  
坤皆言乾坤二卦後云乾坤或幾乎息則乾坤即指謂  
天地也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易本有之變通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學易者之變通也  
舉措于事業所謂本隱以之顯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  
則示人學易之方也

自天地設位至末為第三章明易之至嘖至動而終  
之以學易之事也 此上為第一篇



歸熙父云大衍疑古筮著之稱如云太筮蒙案太立圖以立之策數為泰積半之則為泰中其名稱亦以擬易之大衍釋文大音泰泰衍即著策之名猶立之泰積皆因事立文不必古有此稱也五十者謂著策五十也歸奇于扚虞云扚所揲之餘張惠言云扚之訓為餘通作仇王制祭用數之仇喪用三年之仇同義也蒙案扚太立作芳立數云并餘于芳即此經歸奇於扚韓注奇况四揲之餘者是矣不得以扚為餘馬以指間為扚荀柔之訓別范望訓成要之扚為指事之字范望云并之

於左手兩指間故謂之芳是其事也經止再扚而虞說為三扚亦非

天一至地十當依漢志在天數五之上其云天數地數猶言陽數陰數而已借天地以况奇偶不以此數分屬天地創為天生地成者後人穿鑿之說也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當如太立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之說太立不用十數故云五與五相守此文終於地十故漢律歷志數以十乘則云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也數終于十者



十盈數也太玄一六共宗雖言立數亦非子雲創為之說蓋自騶衍推終始五德之傳戰國時已盛言五行荀卿所譏案往舊造說五行者是也故月令明堂九宮等分配五行為說并起于其時而左氏載禘竈云火水妃也妃以五成金為水宗等語蓋亦出于騶衍之後非必果子產時語也如說苑載世治引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以諫陳靈公此豈當時之語哉五行之說至漢益熾董生二劉揚班之徒學為儒宗而皆博會五行以立言不可勝紀大傳此篇專論著數其二象兩象

三等亦皆晚周初漢文字習俗其出于騶衍以後五行之說既熾之時可以臆決故此云五位相得必與玄圖之說略同也此文因大衍之數遂并及天地之數以起下乾坤策數朱子移於大衍之前似未合歸熙父云大衍之數五十便是法天地五十有五如三百六十五日止言三百六十不規規也此說得之此所以衍數之後遂并及天地之數也

陸謂引信八卦重為六十四觸長爻冊至萬一千五百二十今案此承八卦小成為文陸說是也會通載蔡氏



說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也九家易佑神有兩說前云助前聖後云助天地後說是也神即天地與上神无方之神正同醜酢以喻其占事也知變化之道知易也知神之所為知天也虞云諸儒皆以上子曰為章荀荀馬從之非也

此篇專論著其稱聖人四道以占為主其云至精至變至神亦專以占言之結言此謂四道者謂有此深幾至神而後知尚占之足配辭變象而為四道也朱子云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荀子云窺敵

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參伍其價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韓注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六爻之義易以貢荀作功王引之云爾雅功成也剛柔相易乃得成爻作工作貢皆借字

洗心龔原云莊子所謂疏瀹其心退藏於密莊子所謂未始出吾宗汝綸察洗心即齋戒退藏于密即神明其德作先者借字也劉瓛訓盡王引之據幽通賦神先心



以定命而訓先為導皆未合此雖著卦并言而專主論  
著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之未定不知其吉凶故患之著  
之為用是患民之患故示以吉凶所在此謂吉凶與民  
同患

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夫非結上之句乃毋下  
為文此謂始作著之聖人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是  
者寔也言此聖人寔始作著也其云神武而不殺蓋作  
著之聖人實有此德作大傳之時但著其德如此則讀  
者皆能知為何人史記龜策傳已言唐虞以上不可記

今則益無可考不知誰為神武不殺者矣馬鄭王肅于  
寶讀殺為所戒反徐邈讀所例反失之甚遠

歸熙父云聖人不自定其吉凶而若有神物言之是神  
明其德也民咸用之謂之神此神字即神明其德之神  
此發明聖人制作之妙

虞云太極太一也真氏亦云太一即太極之異名禮曰  
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汝綸案太一即一也云太  
者尊之之詞耳太極生兩儀質言之即一分为兩也云  
兩儀者太立以三數謂之三儀易以兩成故謂之兩儀太



極兩儀者主易言之不謂元氣天地亦不謂理與氣也  
胡渭云此章大抵言揲著求卦之事上云卦之德六爻  
之義其卦爻即揲著之所得非易書已然之畫也唐一  
行以三變皆剛為太陽三變皆柔為太陰竊意命筮之  
初奇偶未形即是太極迨夫四營成易合挂扚之策或  
五或四則為奇或九或八則為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  
於三變而成爻三奇為老陽三偶為老陰一奇二偶為  
少陽二奇一偶為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九變而為  
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一體之貞悔是謂四象生八

卦八卦即六十四卦也汝綸察胡此說以太極兩儀四  
象之遞生為揲著之序與畫卦無涉最為創解實於此  
經論著之旨密合孔疏四象二說前謂金木水火土五  
行而缺其一義殊未安後說四象為七八九六而不能  
言四象生八卦之故由不知為揲著之序也惟胡一桂  
謂易有太極論生儀象卦之法為揲著求卦之事而語  
之不詳拙明此說出而論定矣

蘇子瞻云天地日月四時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  
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著龜決之汝



綸察此亦牽就而為之辭韓注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  
齊萬物其迴護大傳與蘇同意實則崇高莫大乎富貴  
非聖言所宜有蓋經生之陋說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朱子云立下有關文惠棟云荀悅  
漢紀引易云立象成器

歐陽公云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  
雖繫詞之龐雜亦不道也此殆過論公不嘗言陽爻皆  
七九陰爻皆六八乎陰陽老少即九六七八也若謂聖  
人未嘗言則七八亦繫詞所未言豈得云無七八乎九

六變而七八不變謂不變者為少而變者為老則雖聖  
所未言而可以義起也况揲著之事固明有陰陽老少  
之等而繫詞之文固明有四象之說乎

歐陽公云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  
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恠也故有  
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云作易者有憂患其  
文王與紂之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若此者聖人之言  
也由之可以見易也河出圖洛出書幽贊神明而生著  
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九學之不通者惑此



者也公為廖俱集序云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屢為說以黜之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余說者既眾則眾人之所弱者可勝而奪也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

歐公之自信如此而蘇曾并出其門皆不從其說其後邵朱所傳之圖書則歐公所未及見及明世歸熨父昌言排之謂其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宮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淪詭秘矣其意蓋深譏宋賢其實則天地生成之說已起漢代見於律曆五行二志及康成之注非宋賢創造特其言自不經耳如虞氏解四象生八卦所云三日震出庚八日兌見丁等說參同契用之知亦漢人所傳非虞創說易之多怪妄之說實始漢人邵朱圖書其流傳之未息者耳事苟不經雖說出三代亦不足信據何問付受久近乎歸又云符瑞之生出於世



所創見奇偶法象之妙足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歐陽公則云觀天地觀鳥獸取身取物然後始作八卦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為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蓋歐公以此文聖人則圖書與觀天地鳥獸非出一手故其言如此歸氏猶以圖書為作易者之所有事歐公則斷然不信不復為調停之說汝綸謂大傳此文云聖人

則圖書者本因天生神物連類而及不以圖書為作易之事如天垂象見吉凶荀爽說為在旋機玉衡齊七政之事不言作易也蓋本謂神物為著由聖人用著而連及他事豈謂聖人則河圖作八卦哉至河洛出圖書亦晚周怪說與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同類孔子嘗歎河不出圖則徒用寄慨其不遇不必其事果有而始言之也若顧命之河圖不知果為何物不得援為口實且即令周初有此亦何解於其為怪妄乎又況則圖書作易之說本出於後儒者乎歐公之言可俟百世而不易矣



此上自大衍以下至所以斷也為第二篇專論揲著之事與前後不屬今雜於第一篇所引夫子論八爻之間使七爻在此篇前而餘大有上九一爻入此篇後遂錯亂不可讀今別出之蓋歐陽公所譏於繫詞者此篇尤多別為一篇亦以解釋餘二篇之瑕累也八卦成列至禁民為非曰義王介甫云此言聖人以仁義參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八卦成而六十四卦已具故曰象在其中象謂六十四卦之象重卦成而九六之用已具故曰爻在其中爻言

九六也變以卦畫言故曰剛柔相推此即九六之推移者也動謂人之動虞云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也繫詞焉而命之孟作明之明即命之詰義吉凶悔吝生乎動承上動在其中為文周子云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剛柔立本承象爻言變通趣時承變動言貞勝貞觀貞明貞夫一韓注貞正也一也朱子云貞正也常也蒙謂一常之訓皆無旁證苟以正當釋之亦未合竊疑貞當訓定言吉凶定於所勝天下之動定于一也貞觀貞明義亦同矣



隕然孟作退陸董姚作妥王引之云三字同義

王宗傳云理財如作綱罔作耒耜致民聚貨之類正辭如易結繩為書契之類禁民為非如重門擊柝矢弦弧之類蒙謂王說正辭禁非似皆牽合且下言制器尚象畧舉數事以明之并非盡於此數事乃前用數言起本其詞又不甚比附揆之文執殆未然也龍仁夫以此五句與上下文不相屬疑為它經誤入然漢食貨志已引易此文則龍說未是汝綸疑此論爻位也生生之謂易故以天地大德曰生引起大寶曰位非謂聖人之位

同於天地之生也位以喻爻位守位之人即謂陰陽之爻聚人之財即謂一卦之象故曰象者材也財乃材之借字理財正辭者順其卦之材而正其卦之名也禁民為非則扶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之說也或分此為第二章之首余謂此仍當為第一章之尾蓋上言卦爻象變此言爻位仍可以類相附也

何以守位曰仁當依釋文作人古人仁字通借論語并有仁焉相如難蜀父老云中國有至仁焉韓勅碑四方士仁皆借仁為人自起至禁民為非曰義為第一章



古者庖犧至蓋取諸夬王介甫云言聖人居大寶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歐陽公云河圖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蓋八卦者是天之所降也又曰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於是始作八卦則八卦者是人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著矣謂此三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歸慶父說仰觀俯察云傳論聖人作易此最明白

九家易說類萬物之情云以此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明矣蒙按上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類萬物之情即八卦可矣不必六十四也孔疏神農之時已取諸益噬嗑則言文王重卦不攻而自破伏羲結繩為網罟明伏羲已重卦矣然張子云易言制作之意止取義與象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其說最通陸秉云十三卦各舉象類原聖人備物致用之所始皆事物居先名卦在後若謂先有卦象繫云离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又當在伏羲以前取之乎李衡



系言一之二  
云上古世質民淳禮制疏畧於人事未有需訟否剝之類於器用未有井鼎之屬豈可逆為之象文王重卦無疑陸李二說皆與張子相發

王介甫云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論衡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蒙按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者以能窮變通久也文中不得閒厠他語此向上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十字明涉上繫大有爻詞而行以濟不通下致遠以利天下六字涉下引重致遠以利

天下而行釋文一本无此句者是也

劉向云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孔疏以作八卦作罔罟皆伏羲為耒耜為市皆神農垂衣裳已下九事皆黃帝堯舜至於棺槨則引禮記有虞氏瓦棺槨殷人之棺槨為證以為其文參差前後不必確在一時是又自為歧說不知劉向所稱必有本也又釋文引世本云祝融為市宋衷云顓頊臣亦不以為神農事白虎通云作書契之聖人謂五帝也潛夫論少皞氏作書契荀虞說易以大過為死卦故棺槨取此象



折中易者像也二句諸儒以為上章結語陽卦多陰已下舉象所以取材之例釋十一爻舉爻所以效動之例也據此則易者象也至吉凶生而悔吝著也乃結上起下之文

十一爻引夫子遺說發明效天下之動之指舉此十一爻而餘卦皆可推知胡一桂謂隨一時意所欲言未必先立一意或盡分配精義致用為說恐未然也蒙謂此及上繫皆因事以輯錄孔子遺言耳張橫渠龔深甫皆以咸九四貫穿下十爻終嫌強合

蔡清云天下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本一致也但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其說最是太史公引此文證六家要指云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耳其意正如蔡說經之朋從以況來感者之多且雜也韓注思以求朋失其義矣

日月寒暑因經之言往來而推論及之言盛必有衰消必有息不容思慮於其間尺蠖龍蛇因上言屈信相感而推論及之言非屈不能信非難不能獲以興下論學



之信非精義安身不能致用崇德非致用崇德不能窮  
神知化也利用安身猶利用禦寇利用祭祀利用乃語  
辭存身當從釋文作全身

易言憧憧往來夫子論及神化易言射隼高墉夫子論  
及藏器待時此皆因貧富論切磋因後素論禮後之類  
孔門讀書之大歸也

不威不懲說苑引作不威小不懲大今本脫小大二字  
當補不勸之勸虞作動乃誤文耳

劉向疏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最

能發憂盛危明之理

力小而任重唐石經作力少錢大昕引後漢朱馮虞鄭  
周傳贊注三國志王脩傳注魏畧王念孫引潛夫論漢  
書敘傳注鹽鐵論晉書山濤傳皆作力少蒙案此字宋  
時未誤龔原新講義經注并作少揚萬里云聖人豈責  
人皆德厚而不薄知大而不小力多而不少哉是時經  
字猶作少

吉之先見朱子據漢書補凶字是也孔疏云諸本或有  
凶字孔自誤依定本王樹枏云韓注吉凶之彰始乎微



兆韓本亦有凶字

郭京云危以動則民不輔非也項安世云上黨與之與下取與之與

懼以語史記孟荀傳懼然顧化漢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吳王懼然易容皆與此經懼字義同文選懼然易容作懼然懼懼皆瞿之借字詩狂夫瞿瞿傳云無守之兒禮視容瞿瞿注不審也疏云驚遽兒瞿瞿即此經之懼故與易對文此上自古者庖犧至立心勿恆凶為第

二章

天地之撰韓及九家訓數釋文采廣雅定訓皆未合龔原訓事朱子本義用之字書無此訓朱子語錄云撰是所為其說是也法言序謨學行謨吾子漢書司馬遷傳贊至孔氏纂之菽文志纂二百章謨纂皆與撰同論語異乎三子之撰孔訓具鄭訓善亦未合撰為異之或體下文異德之制也異為節制之制亦為制作之制撰有制訓字書失之

稱名雜而不越謂六十四卦之名也稽其類知為衰世者如屯蒙訟師否剝遯明夷睽蹇損困革旅未濟等是



也其稱名也小以下始言易之繇辭稱名小謂辭所稱物象與此稱名義異因貳以齊民行二句則言變也太玄夷云載幽貳范望注貳業也此貳亦當訓業業者謂所占之事上吉凶生大業是其義也王樹枏云貳讀如周語事成不貳之貳韋昭注變也詩都人士序衣服不貳箋云變易無常謂之貳汝綸謂訓變者皆貳之誤字俞琰云貳疑也報應也蒙案孔疏亦以報為應

三陳九卦承上稱名稽類為文胡一桂云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論聖人用九卦以

處憂患之道

韓注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為德之本損德之脩脩當依馬作循循者遂遁退避之義論語足躅躅如有循與此循同益德之裕詩傳角弓篇裕饒也困德之辯禮記立容辯卑鄭注辯讀為貶此辯亦當為貶異德之制異从二口故有制義異為命令亦从口徐錯云君令者集而為之口制也履和而至虞注至臨云至下也此至亦當訓下和者虞云禮之用和為貴也至者上繫所云禮卑法地也謙尊而亢王引之讀尊為樽說已見前復小



而辨於物虞云陽始見故小王引之讀辨為徧蒙按物  
謂爻等言陽始復雖小而後可長而徧於六爻也恆雜  
而不厭王引之讀雜為而云恆象終則有始是而而不  
厭即左傳所云復而不厭也呂覽淮南高注并云雜而  
也說苑矩之三雜規之三雜亦以雜為而蒙按王說是  
也益長裕而不設設讀如史記大宛傳兵弩甚設字借  
為翕論語翕如集解翕盛也盤庚如設中于乃心漢石  
經設作翕是設翕通借也異稱而隱稱當為傳說文傳  
揚也揚之而愈隱所謂權也履以和行行者道也和行

與制禮對文復以自知以改過言之虞云有不善未嘗  
不知是也并以辯義朱子語錄謂大小多寡所施各當  
勝韓注施而无私之說矣

九家易云此所說九卦者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  
故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以詳之也西伯勞謙  
般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  
然其義意廣遠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復  
之道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九家此文於文王作易  
之本可謂能得其要矣後儒之識以能及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至道不虛行王介甫云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

變動不居至外內知懼承上因貳以齊民行為文而以為書不可遠一語起之明於憂患至既有典常承上名小類大旨達辭文為言而以苟非其人一二語結之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出者之卦也入者本卦也外者悔也內者貞也度謂占法易以戒懼為本故使知懼此謂占也

无有師保二句互備為辭言无有師保而如臨師保无

有父母而如臨父母也

初與既相對為文率者順也揆為睽之借字率其辭而揆其方者言逞其辭之所極而不可方物也及考其要終皆有法則故曰既有典常也

易之為書原始要終干寶云重發易者別殊旨也汝綸謂此與上合為一章云始終即承上初既為文此下分論六爻之辭

韓注夫事始於微而後至于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其說最是



說者多以難知易知為學易者之事非也此言聖人繫辭以指事而以事之始終判難易故初上之辭效之方言雜集也廣雅撰定也崔憬謂中文為中四爻以孔疏言二五之爻為非極是噫馬王於力反王引之云馬王讀是噫亦即抑亦也

要讀樂記要其節奏之要鄭注要會也居讀為舉

釋文象辭鄭云爻辭也周同王肅云象舉象之要也師說通謂爻卦之辭也一云即夫子象辭據上三說知分卦辭為象辭爻辭為象辭者乃馬氏一家之說諸家不

謂然也蒙謂易本有象而辭不稱象辭易本有象而辭不稱象辭獨夫子所說謂之象辭象辭知者以今易言象曰象曰也若卦辭為象爻辭為象則釋卦稱象曰釋爻稱象曰必易書本然乃可猶釋書稱書曰釋詩稱詩曰也若云象曰象曰為後人所增則當稱象傳曰象傳曰其意乃明豈得但以繇辭之名為孔子之傳名哉又如范望等散立測於立贊中稱為測曰不稱贊曰足以明象象為孔子之易名而非卦爻之繇之本名矣然則此所云象辭當依釋文最後一說謂即夫子象辭者是



也知卦辭爻辭舉不得名為象辭則夫子之象無名象辭者矣夫子之象不釋爻辭又未必卦皆有象不過時時解說一二使人推知其餘而已故曰觀其象辭思過半也今之卦有一象者後人所續非盡孔子之舊也諸儒於此文象辭不從釋爻後說者坐以易繫為孔子作故不得自舉其象辭也豈知易辭亦不名象亦猶立贊之不名測哉

崔憬云二是陰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无咎者以二柔居中也汝綸察此剛柔皆論爻位不論卦畫下云柔危剛

勝者三雖剛為二四兩柔所危五居剛中所以能勝柔也言剛柔之位皆以中為貴也

易兼三才承上論六爻而申明之

爻有等故曰物孔疏物類也言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爻不當朱子云謂爻不當位大傳明言易之興於中古作易有憂患又云易之興當殷末世周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此見重卦為文王易辭亦文王作故云易興朱子乃以中微復與言之非大傳之旨也若爻辭作於周公亦不得言當文王與紂故



知謂伏羲重卦謂文周分作易辭皆後儒曲生異說也  
歐陽公以此為聖人之言蒙謂此蓋聞諸聖人者耳至  
其文則傳者所為也大傳稱聖言必著子曰以別於已  
說不敢溷亂如此後儒至盡移而歸之孔子不亦過歟  
孔子之前易藏於太卜用之占筮而已不知為文王作  
也孔子始論定之以為文王之文故不質言而云其  
於中古乎其有憂患乎又云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其云乎云邪者皆疑而不敢遽定  
之辭也若眾知其為文王之書則不必為致疑之語矣

太史公承之故云蓋行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亦不敢  
質言由孔志也自周興傳六七百年不著何人之作至  
孔子始定為文王其所以定之者特以其文定之蓋非  
聖人不能也自孔子論定之後儒者始翕然信為文王  
故曰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皆謂脩辭之善憂患之愼而出之  
以和緩是危者使平中庸之語而出之以怪駭是易者  
使傾退之云易奇而法得其深矣易六十四卦一言以  
蔽之曰懼以終始此所以謂作易者有憂患也易以知



險簡以知阻承懼以終始為文

溫公云輔嗣畧例曰能研諸慮則侯之行字也晁云虞翻亦作諸侯則其謬已久矣汝綸謂此輔嗣所為冠絕古今者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大衍篇疑出此文後故襲用此二語荀云亶亶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順時者成逆時者敗也蒙謂荀義最是玉篇亶亶猶微微也訓免訓進皆未當

吉事有祥疑當作吉凶有祥步下象事占事而誤自變

化云為以下通論易道以結前文

爻象以情言說者謂爻辭卦辭非也言卦爻之辭當先象後爻不得倒言爻象且諸儒以二辭為文周分作故別為卦辭爻辭若知作於一人則但稱辭足矣何分卦爻若必作於二人則不得先周公而後文王此二說者皆不可通然則爻象之名仍至九六七八為說以變與不變異其名也

變動以利言者變而通之以盡利也

胡一桂云六辭與易誠不相關龔原云作易之人述此



經說一之二  
六人之辭各準其情而制其辭也汝綸疑後人附記此  
六辭於易繫之後易繫本文止於悔且各句而義盡矣  
以上第三章

歐陽公云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尙存此  
所謂繫詞者漢初之易大傳也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  
禮之傳達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使學者取  
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  
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  
也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若夫語

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  
至者可以自得之汝綸察世人但知歐公不信繫詞不  
知其持論平恕如此故畧載之 以上繫詞

歐陽公云說卦禘卦者筮人之占書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此言聖人神靈之德感通天地而  
天地為之生此著草也其詞怪異故歐公決為非聖人  
之言儒者訓贊為明為求說生著為用著為著從爻生  
皆病其說之怪異而曲為之解耳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兩者約畧言之合天地而與之並



則為兩分天地而與之並則為參參天兩地猶云與天地並也歸與父說上繫參伍謂止是不齊不必三之為參五之為伍此參兩止是並立不必參而為三兩而為二也天地為二聖人並之為三有三而數立矣故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也謂之倚者蜀才作奇通借字又通作踏太玄羸贊云一虛一羸踳踳所生踳者不盡之數數不盡故踳踳不窮故立則云虛羸踳踳禪無已也數立而有不盡之數析之至於無窮巧厯不能祓故不曰立數而云倚數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和順連文但取順義封禪文垂統理順王懷祖云理亦順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孔疏此節明重卦之意是也承上六畫六位為文天地定位四句乃旁通之義皆兩卦相錯其義未盡故繼之以八卦相錯而後六十四卦乃成

數往者順乃允天下之數大率如此而非易也知來者逆乃是易道故云易逆數若上句順逆並是論易則下不得專承逆文矣楊氏丹鉛摠錄載安磐易牖亦同此



說知來者逆如逆詐之逆謂預知也逆數之數陸色主  
反是也逆數謂畫卦自下而上乾鑿度所云易氣從下  
生也以易之逆數證知來之逆也此論占也下文又因  
此經言八物遂明其用也

帝出乎震二節八卦方位之說始見於此邵子以天地  
定位節別為先天圖非傳所有識者譏之朱子於此經  
方位之說又頗致疑謂离坎不應在南北且水火居南  
北兑又不屬金坤在西南不成西北無地西方肅殺何  
云萬物所說國志注引管輅別傳輅謂劉邠曰輅不解

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天地之大  
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據此則朱子之先管輅已  
嘗致疑汝綸謂先天圖出於邵子則儒者羣起而辨之  
此方位出於說卦則不敢置喙此是古非今之見所謂  
以耳食者也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自古傳之  
矣此經方位何人之作邪其說既不可究詰其於易之  
繇辭豈不相涉此漢世淫巫瞽史之繆術耳至或託為  
孔氏之遺文不亦安乎乾鑿度又因此文兑為正秋於  
是推其餘七卦各配以月謂為八卦布散用事之氣夫



由兌推及震坎巽四正卦可也至并及於乾坤巽艮則其為月遠近不合而一歲又不止八月也於是又為某卦漸某卦之說以救之謂巽四月漸三月坤六月漸七月乾十月漸九月艮十二月漸正月其言益密而理益支离此又作說卦者所不及料而漢人世世篤守之至今而無一人覺其非也乃獨昌言攻擊康節之圖此真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者矣

致役乎坤釋以萬物致養以養訓役也公羊傳之厮役猶史記之言厮養是役養同義役之為養今字書失其

訓

虞云震為言震二動成兌言從口出故說言也案言為語詞若如虞義則艮云成言又何說乎九虞之迂曲難通多此類

勞乎坎朱子讀勞為去聲是也龔深父云戰而陰退陽生則可以勞還矣

妙萬物而為言王肅妙作眇惠棟云陸士衡文賦眇眾慮而為言即用此經是也選注正引此經眇妙通借兩都賦眇古昔而論功後書眇作妙其義當為空無之意



子虛賦俯杳眈而無見是其證也李賢訓遠楊倬訓盡皆未合餘則失之遠矣

水火相逮釋文有不字云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漢書郊祀志引有不字孔疏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據此則無者是

乾六爻并言龍說卦乃以龍屬震而乾別取馬象若艮之為狗則經無其文於何證之後所稱諸卦為某為某不見於經者尤多夫傳以說經也經所不言而傳侈言之則其意不為經說也此歐公所以謂筮人之占書也

一索再索三索索當依馬注訓數

五行志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強力

楊升菴云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旗以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乾取象大赤亦取其色也揚說大赤最為有據宋衷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駮馬孔疏引爾雅鋸牙食虎豹釋之彼文言駮如馬非即駮馬故郭雍董真卿皆以疏說為誤但此誤不自孔始疏自用王廙說據說苑云駮之狀有似駮馬今君之出必驂駮馬而旼虎所以



不動者為駁馬也此可以知駁與駁馬之辨矣

坤為布為均項安世云古者泉貨為布能隨百物貴賤賦之陶人制物之形謂之均

虞云舊讀以震駝為龍艮拘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據此則駝拘羔皆虞所改其實妄也此與上文殆非一人之手不以複見為嫌長男二女皆重見虞乃迂迴說之乾為天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兌為口舌不皆重見者邪漢上易傳引鄭注亦讀龍為龍兌羊作陽其見蓋與虞同

虞云延叔堅說以專為專大布非也據此則作專乃延叔堅一人之說當依古作專其讀則當依鄭市戀反蓋借專為傳遽之傳取其行之速也為大塗東方朔云塗者漸如徑也取剛下柔上之象為決躁王引之云廣雅躁越疾也越與決同為作足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四足也反生當依虞作阪生云陵阪也張臯文云阪生者泉豆之屬古借反為阪蒲阪漢志作蒲反是其證也虞以健為乾蕃鮮為巽云震之變為乾為巽也巽之其究為躁卦者變而成震也此說得之易窮則變云其究



則以變言矣

劉向云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

為工晁云工鄭作墨王樹枘云荀注以繩木故為工工字亦當為墨後人據今文改之為白洪頤煊據虞注束帛彖彖云巽為帛定虞本作為帛當是虞云宣髮馬君以宣為寡髮非也是作寡乃馬所自改當依虞作宣虞云為白故宣髮又與前云巽為帛者不合此古人通借之例白可借為帛也巽於色為白鄭以廣顙為黃顙非

象義

潛夫論云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法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蒙案此等皆所謂淫巫瞽史之說漢世已盛行

坎為盜會通載凌氏云以陰陷陽也商為乾卦鄭云乾當作幹陽在外能幹正也當依鄭讀若云取日所煊為乾卦頗不詞

劉歆云於易剛而包柔為商商為火為日



艮為果蓏當依京本作果墮九陽在上陰在下之卦皆有墮象剝云碩果不食則餘皆墮矣姤云有隕自天亦是墮象艮一陽為果二陰在下為墮也為指非象義當依鄭作小指

兌為附決龔溪父云陰見而有所附陽動而有所決隋志秦焚書易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南女子得之漢上易傳亦云吾謂此不見於漢志殆非事實也蓋說卦三篇焚書時本未有漢上云得說卦在孝宣時蒙謂楊子雲作立數以擬說卦作立衝立錯以擬雜卦若使此諸

篇近出於宣帝之世則子雲不信之矣淮南繆稱篇引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然則淮南以前已有序卦矣 以上說卦

自漢以來皆以序卦先雜卦此經師以意為先後耳據今太立以立衝立錯列於立攤立瑩之前孟堅亦以衝錯次首而列之則攤瑩之上是雜卦當在前至序卦畧如他書之後序宜退在諸篇後也蒙又疑子雲云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今所傳大小象皆無所謂錯子雲所謂錯其象者或即指謂雜卦歟



韓注雜卦者雜揲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朱子張南軒皆云雜卦取反對為義蒙按大過顛也以下又不取反對此正所謂雜耳鄭云卦旨不協似錯亂失正此殆矣疑宋賢有改易者皆未當也揚至之云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胡一桂云自乾至困當上經卅卦禘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當下經卅四卦亦禘上經十二卦於其中或與或求韓注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屯蒙以陽言見謂居五不失其居謂初雜謂二在眾陰

中著謂上也

虞云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大畜時也時讀儲待之待說文待待也从待會意待亦聲時待通借歸妹象有待而行一本待作時時借為待又借為俯矣无妄灾也漢人以无妄為灾運殆因此文推演之韓注妄則灾者非是謙本作嘽嘽小故云輕豫忘京作治虞作怡皆不如忘義為長噬嗑食也食色為韻晁云一作合者殆誤字隨无故蘇子瞻云故事也并困以陽言通謂陽通遇者剛遇柔而掩也項安世云自乾



坤至此卅卦與上經之數相當咸速也王引之云咸者感忽之謂也否泰反其類謂反乾坤之類也大壯則止王引之云壯者止也故曰物不可終壯受之以晉也豐多故本義從古本下无也字見董氏會通今本有也字非本義之舊項安世云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离离上坎下張惠言云离五自遯初故上坎由觀上之二故下小畜寡者韓云不足以兼濟也履不處者韓引王弼云履卦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為吉也大過顛虞云顛殞也漢人以大過為死卦故云殞也既

濟定虞云六爻得位定也漢人為旁通消息之說必升降諸卦爻以求既濟以此為定也歸妹女終虞韓并云女終于嫁未濟男窮蜀隱者謂三陽失位者是也小人道憂鄭作道消是也

虞云自大過以下八卦不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兩體邁夬故次以邁而終於夬張惠言云邁小人之始漸小人之行頤君子之始既濟君子之成歸妹陰終未濟陽窮也干寶云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復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 以上禘



卦

韓注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

周弘正云序卦以六門往攝如乾次坤泰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釋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孔疏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裡視之遂

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是也蒙按孔所謂變即旁通卦

需者飲食之道此即需九五一爻而明之也下即承飲食言之以需之與訟不相因也又察需有養訓觀上云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孟氏易亦以養萬物養萬民言需皆其證故曰飲食之道

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蒙按此殆孟氏說序卦之詞近儒據此以為孟易序卦與今不同殆未然也依孟說



則訟當訓為公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是其證也  
下訟必有眾起則訟又訓爭此見古書之不可以一說  
拘也

晁云輔嗣畧例引有履者禮也一句誤入注中履而泰  
鄭無而泰二字有大者鄭作有大有蒙按上一二則皆是  
惟有大非是

致飾而後亨則盡矣韓注極飾則實喪也蒙按此亨字  
當訓為嘉亨則盡者猶云美先盡也

復則不妄矣此妄字亦借為望言已復則無所希望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无妄灾也畜積所以禦灾無灾則無  
所事畜矣

不養則不可動當依王肅說云過莫大于不養

序卦分上下二篇故下經別起

物不可以終壯依王引之訓壯為止

家道窮必乖韓注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惟  
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离家人尚嚴其敝必乖也  
益而不已必決韓注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按此決  
讀河決之決決必有所遇決讀訣別之訣訣於此必遇



於彼訣於外必遇於內

井道不可不革韓注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韓注守其信者則失  
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按此所謂言必  
信行必果者也

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龔溪父云變化之相生其无端如  
環其不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此萬物所以日  
新而无窮而序卦所以卒於未嘗終爾 以上序卦



